



長篇俠義  
奇情小說

# 如意劫

馮玉奇著

## 第一章 鳳凰坡兄妹顯神通

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長陰，這兩句話真一些兒也不錯。秋天帶來了蕭瑟的情調，令人會感到一些淒涼的意味。夕陽向西而墜，兩旁濃密的樹林，那綠油油的枝葉兒上也籠罩了一層紅粉的色彩，顯得無限大好。黃昏的空氣是分外的靜悄，彷彿孩子沈睡在慈母懷中一樣的恬穆。突然間一陣嘩嘩的馬蹄聲，衝了這四周的寂寥。這就見那萬綠叢中飛馳來兩騎馬匹，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年紀都還祇有十五六歲。男身穿一襲紫緞的大氅，頭上紫色緞巾勒額，旁邊綴着一個粉紅色的鸞鷲結。脚下抓地虎頭鞋，背上插一柄長劍。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英武中帶着婀娜的氣概，確實是個很俊美的少年。女的身穿蔥綠的縷兒，外披一襲繡花紅緞的披肩。頭上挽着兩個螺絲髻，十足地還纏出一個小姑娘的樣子。祇見她而滿月，眉不畫而照，唇不點而紅。兩道秋水波，盈盈欲活，尤令人感到嬌憨可愛。原來這兩個年輕的女，就是白猶龍和他的妹子白小萍。她們從雲南昆明拜別了媽媽雲生和晴鵬，妹妹往大理縣羅家寨外祖家飛那兒去探親，哥哥到四川姑爹柳文卿那兒去拜望。兄妹倆人在途中經過許多曲折離奇之事實，始在柳文卿那兒相會。結果，眾小俠遂到白雀寺去向國明僧報仇，險些兒被照嶠祖師悟空道人害了性命。後來幸感動天，所以醒齋祖師阿釋尊者精一和尚也便領着下山相助，終英報了這件大仇。以往之事實，均在血海仇說部中表過不提。且說白猶龍兄妹倆在文卿那兒住了數月，和秦天仇，柳若飛，柳小萍，陸豹、

陸青鸞等小兄弟姊妹早晚在一塊兒練劍遊玩，十分快樂，光陰匆匆，不覺已到秋深天氣未寒時了！獐龍因思離家已久，那天抬頭見空中飛過雁陣，不免起了歸思。生恐爸媽記望，遂向姑爸文卿辭別。柳文卿因猶龍一表人材，武藝超羣。且又救了自己女兒小萍的急難，所以欲把小萍許配與他，猶龍雖然滿心歡喜，但不得父母同意，故而不敢貿然答應。後來還是小鵬作主，她說爸媽那兒，自當代爲陳說。於是彼此交換信物，小萍以項下一塊血紅的如意石交與猶龍，猶龍亦把身上那條鶯鶯寶帶交付小萍。到了次日，這才匆匆而別。兄妹倆在途中一路向雲南進發，行行重行行，不覺暮雲四佈，烏鴉吱喳歸巢，顯然天色將晚。猶龍勒住絲韁，回眸向小鵬望了一眼，問道：「天色已夜，這兒又無宿店，如何是好？妹妹腹中不知可有飢餓嗎？」小鵬一掠眼皮，微笑道：「我沒有餓，哥哥若餓了，我繆袋內有餅兒。沒有宿店，咱們就不妨走一夜，那要什麼緊？」說着，在馬上擦過手兒來。猶龍去接，果然有五六個小小的金錢餅。因爲妹妹既這麼說，他便吃着餅兒也就不作聲了。這時兩人已並轡而行，猶龍見小鵬望着自己抿着嘴兒祇管憨憨地嬉笑。遂又問道：「妹妹幹麼老望着咱笑？難道我臉上有什麼花紋嗎？」小鵬道：「花紋倒沒有，我問你句話，你祇知道拿了餅兒就吃，不過你也曉得這餅是打從那兒來的嗎？」猶龍被妹妹這麼的一問，倒是愣住了一回子。搖頭笑道：「我不知道是打那兒來的？心裏也真奇怪呢！怎麼妹妹的繆袋內竟變出餅兒來了？」小鵬嘻嘻的一笑，說道：「你瞧嫂子是想得多變的週到，她昨天夜裏特地叫柳笛去買了來，親自交給我放在繆袋內。說在路上沒有飯店的時候，可以聊作點心之用。如今哥哥不是正配着胃兒嗎？」所以我說哥哥也不知打那兒來的繆福？竟得了小萍表妹那麼一個美麗的妻子，豈不是叫妹妹也代爲喜歡煞人嗎？」猶龍微紅了臉兒，笑了一笑。說道：「所以世事真不可捉摸，因緣乃前生註定的呢！不過所遺憾的

是小萍表妹沒有武藝，因為際此弱肉強食的時代，若沒有下領，是很容易吃虧的。」小鵬秋波向他一瞟，說道：「其實女孩兒家要不了什麼天大的本領，比方像二舅媽春燕，就有精熟的武藝，到現在還不是藏著沒有用出來了嗎？」猶龍聽妹妹提起二舅媽柳春燕，因為自己沒有到羅家集去過，所以對於二舅媽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女子？當然還沒有知道。他把嘴裏吃着的餅兒全都咽了下去，向妹妹又問道：「我聽爸媽常說二舅媽的厲害，說幼年的時候，就聞名四海。天下多少綠林好漢，無不甘拜下風。若聽柳春燕三個字，都會望風而逃，我也真不知二舅媽是個怎樣的人？難道長着三頭六臂不成？……」猶龍望着暮暘天空白飛舞的落葉，很懷疑的說到這裏。小鵬早已向他啐了一口，忍不住伏在馬背上吃吃地笑起來了。猶龍見了妹妹這個神情，心裏很是奇怪。忍不住開口又問道：「妹妹！你笑得這般兒幹什麼？我這話可是說得不對嗎？你是曾經到雲南大理縣去過的，最好告訴我一些知道，大舅父，二舅父，大舅母，二舅母，他們到底是個怎樣的人？聽說有兩柄太極陰陽劍，不是都在二舅父和二舅媽的手中嗎？」小鵬這才停止了笑，坐正了身子。告訴道：「二舅媽人家真生得美麗呢？現在雖然三十開外的年紀了，但風韻猶不改當年，你怎麼說她長了三頭六臂？那不是成個鬼王了嗎？」猶龍聽了，也忍俊不置。說道：「原來二舅媽是個美人兒，我以為江湖上好漢見了她都會害怕，還不是有着三頭六臂特別的功夫嗎？」小鵬秋波白了他一眼，忍不住抿着嘴兒又好笑起來。一回方說道：「大舅父羅秋嵐他和我爸爸原是誦兄弟，大家是屠龍客的徒兒。二舅父羅海蛟是峨嵋老人朱非子的徒兒，本領都是了不得的。祇有大舅媽史黛鳳却和我未來媳子小萍表妹一樣的，也是弱不禁風，一些兒武藝都沒有。」猶龍點了點頭，忽然又伸過手兒去。說道：「妹妹！餅兒還有嗎？」小鵬於是在繯袋內又抓了一把交到他的手裏，猶龍見仍舊祇有五六個。遂笑道：「妹妹也真小

器的，五六個餅兒一回，就是拿上十回，我也吃不飽！」小鵝聽他這樣說，心裏有些兒生氣，把小嘴兒一拔。說道：「你這是什麼話？你不見我的手小嗎？一把就祇有五六個可以抓呢！這餅原是嫂嫂預備着給你吃的，我敢小器嗎？現在這樣罷！我連繯袋都交給你，那終好了。」小鵝說到這裏，卻又嫣然的一笑，便解下身上的繯袋，交到他的手裏去。猶龍見妹子蕙然嬌媚的意態，心中倒又急起來，連忙搖了搖手。說道：「我原和妹妹說句玩話，你就認起真來，那不是叫我感到沒趣嗎？」小鵝笑道：「誰跟你認真？這繯袋怪重的，我拎着很累，就哥哥給我代拎着吧！」猶龍這才接過，拴在腰間。伸手也抓了一把餅兒，交到小鵝的手裏去。說道：「天色是越弄越黑了，時候真的不早，妹妹也吃些兒點點飢。」小鵝明眸祇管望着前面的樹叢，很隨口的答道：「我很飽……」猶龍沒等她說下去就更急道：「這樣子你還不是仍舊跟我生着氣嗎？」小鵝其實心中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今被哥哥這麼說，她就忙回頭伸手來接了去，不料卻有好多個全都掉到地下去了。這就笑道：「哥哥的手真比我大得多，這一把最起碼就有十來個吧！」猶龍這才放下了心，望着她粉頰兒。笑道：「妹妹！我們再開談一回，那麼小鳳姊姊，成祖弟弟，小蛟哥哥，小燕妹妹，你都碰見過了，他們的武藝怎麼樣呢？」小鵝剛纔所以出神想的心事，原是小蛟這個表哥。因為自己這次往羅家集去，路過大塔寺，曾經被魔法僧用迷藥暈倒。要不是小蛟表哥相救的話，恐怕自己早已失身在賊禿的手中了，不過我女孩兒家的身子，是已被小蛟表哥完全的瞧見過了。想着哥哥和小燕的婚姻，自然她亦想起自己的終身，不知和小蛟表哥有否有團圓的日子？雖然住在羅家集的時候，小蛟對待我是非常的多情，小燕在旁也時時取笑，因為我的身子被小蛟瞧見這一回事情，小燕這妮子是完全知道的，不過我兩的婚姻究竟還是懸宕着呢！小鵝正在暗自沈思，被哥哥又這樣的問，遂把小鵝問得珠溜溜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的啐了他一口。嬌嗔道：「哥哥忘記了爸媽的話了嗎？說現在這個時代，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在外面交朋友，是更應該要謹慎小心才是。若一不小心，就有失足的可能。像天仇表哥的爸爸秦小官，他在山上的時候，是個多麼有抱負的少年英雄。後來結交了圓明僧，終於眼著糊塗起來。結果，弄得自刎身死，那是多麼的令人感到痛惜！而且害苦了我們的表姨媽薛春濤，記得媽告訴我時候，小官姨爹自刎身死，可憐天仇表哥還在姨媽的腹中呢！媽媽是曾經叫我監視你的行動，你若不聽從我的話，我回家之後，一定叫媽罰你哩！」猶龍聽妹妹絮絮地說了這一大套的話，神情非常的可愛，遂不禁笑了起來。說道：「我也不是一定要 and 趙樂楓交朋友，而且又不是不肯聽從妹妹的話，既然妹妹有這個感覺，那麼我們明天就和他分手是了。你何必要回去告訴爸媽，就是我挨了爸媽的責罰，你不是也沒有什麼好處的嗎？」小鵬聽哥哥話兒軟了下來，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兒，抿嘴噙味的一笑，也就不言語了。兩人呆坐了一回，這時猶龍在懷內又摸出那塊血紅的如意石來，在燈光下細細地把玩了一回。覺得紅潤如玉，光澤可愛，上面貫了一條粉紅色的緞帶，打了一個很美麗的鴛鴦結。猶龍瞧了此石，惱海裏便浮現出柳小萍的粉臉兒，最是眉如春山遠黛，眼若秋波細橫。芙蓉其頰，楊柳其腰。淺笑含顰，美目流盼，這種風流嫵媚的神情，真够令人意消心醉的。猶龍滿心眼兒裏充滿了甜蜜的滋味，他的嘴角旁不自然地會透露出一絲笑意來。小鵬瞧此情景，一顆芳心，也暗自羨慕。遂伸手問他要過了這塊如意石，細細的也賞玩了一回。說道：「這塊如意石是小萍表姊項下貼身之物呢！她把這塊如意石給你作交換的信物，我知道她是含有些表示身子緊跟着你的意思，你說對嗎？」猶龍不好意思說是的，所以微紅了兩頰，祇是傻笑。小鵬把如意石交還了他，明眸神祕地瞟了他一眼。笑道：「好好兒的藏著罷！」猶龍伸手接過，遂又裝入懷內。向小鵬有些央求似的說道：

「妹妹！這頭婚姻，我本來是不敢答應的，因為我們到底沒有問過爸媽哩！如今是你作了主意，那是在爸媽那兒，妹妹是千萬要給我好好兒陳說的。雖然這是姑爺柳文卿的意思，但沒有向爸媽請一個示，到底覺得有些孟浪吧！」小鵲笑道：「這個我當然會向爸媽說的，爸媽一聽有個這麼好性情好模樣的媳婦兒，還不喜歡得拉開嘴兒笑嗎？所以哥哥對於這一點，是不用擔憂的。祇不過妹子幫了你的忙，你該拿些什麼東西來謝謝我呢？」猶龍望着妹妹嬌憨的粉頰，倒是愣住了一回子。笑道：「你說吧！妹妹喜歡我怎麼調？我就怎麼謝。」小鵲噙着笑道：「你心裏猜一猜，我喜歡哥哥謝什麼？」猶龍把手揉了揉，沈吟着笑道：「那叫我怎麼能猜得着？……」說到這裏，眸珠一轉，忽然哦哦的響了兩聲。笑起來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鵲聽哥哥這兩句我知道了的話中，彷彿是含了一些神祕的作用。遂正着臉色問道：「你知道了什麼？哥哥不可以胡說的，否則，我就不依你。」猶龍並不因她預先聲明而轉變了話鋒，他依然笑嘻嘻的說下去道：「天仇表哥生得一表人材，而且武藝出衆，我瞧將來前程遠大，若和妹妹配成一對，也是一頭美滿的因緣呀！所以我回家後一定向爸媽發表了這個意見，叫人前去作伐，能够成功良緣，那麼在你我說起來，不是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了嗎？」小鵲聽他果然說出這一些兒話來，把兩頰羞得像一朵玫瑰花似的嬌紅。咬着嘴唇皮子，忽又啐他一口。恨恨的噓道：「我就明白你說不出什麼正經話兒來的！……」猶龍笑道：「這話是再正經也沒有的了，妹妹心中難道還不喜歡天仇表哥嗎？」小鵲聽了，低着頭兒，並不作聲。一回，才抬起螻首，秋波掠了他一眼。說道：「哥哥你不知道嗎？天仇表哥人家和小燕表妹早已愛上了呢！」猶龍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那麼妹妹一定和小蛟表哥愛上了是不是？」小鵲再也不想不到這句話却被哥哥說到心眼兒裏去，一時芳心別扭亂跳，兩頰愈加嬌紅。嫣然的一笑，却又低頭不答。

猶龍瞧此光景覺得自己的猜測也許是對的。便很得意的笑道：「可不是？妹妹！你別賴，我這麼的一猜，就猜着了呢！」說着，便哈哈的大笑起來。小鵲被他笑得難爲情極了，遂把纖手兒向他揚了一揚，作個要打的姿勢。嗔道：「你再胡說，我就搥你……」說時，秋波又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但不知有了怎麼一個感覺之後？忽然她把纖手兒縮回來，按到她櫻口上去，故意打了一個呵欠。說道：「時候真的不早，我們睡了吧！明天還得趕路哩！」猶龍遂也停止了笑，站起身子，見上下首鋪着兩張床。遂問道：「妹妹睡那一張床上？」小鵲道：「隨便那一張都行。」說時已步到上首那張床前去了。猶龍於是脫了衣服，上床就寢。忽然感覺胸口好痛，伸手一摸，原來是那塊如意石。遂從貼身小衫內取出，放在枕兒旁邊。忽然他又拿到嘴兒上去吻了一吻，自己也忍不住啞聲兒笑出來了。猶龍含了一顆甜蜜的心，擁抱着被兒，遂沈沈地去找尋他的好夢了。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猶龍在睡矇矓中，忽然被妹妹尖銳的叫聲吵了醒來。不知究竟爲着何事？且待下回再行分解。

## 第二章 亡命徒斷臂爲女色

女孩兒家心細如髮，這句話雖然不能說完全的對，但至少也是不十分的錯。小鵲見了趙藥楓的神情之後，她就和哥哥說這人也決非善良之輩。後來被猶龍拿別的話一混過去，這件事，竟也忘記的了。諸位在這邊太極陰陽劍和血海仇說部的當然已經很明白趙藥楓是怎麼模樣的一個人了，不過在這兒作書的還是不得不向諸位未曾瞧過以上兩書的讀者作一個簡略的介紹。趙藥楓的綽號叫做黑夜百里，健步如飛，原是雲南大塔山麒麟寨中十二大頭目之一。自從白面書生何人傑想偷盜羅小燕坐的那匹玉兔追風龍駒，因此引起

淨小蛟，秦天仇，柳若飛等一般小英雄大鬧麒麟寨，把個寨主滾江龍唐天冰活活的氣死。其餘的頭目，也是死的死，傷的傷，這一次戰爭，麒麟寨是大失了面子的。軍師襄諸葛林中鶴見事已如此，也祇好先立了寨主，再作道理。當時衆頭目選舉翻山虎虞地江做寨主，其餘頭目各升一級。不料過了幾個月，黑夜百里趙藥楓爲了一個女子，竟和翻山虎鬧了意見，於是他便憤憤的割席而去。趙藥楓既脫離了麒麟寨，心中暗想，我還是到四川鳳凰坡投奔賽悟空孫靈精去，此人也是一條好漢，前兒和清風寨小閻羅陸康龍一滾的威風。現在陳康龍已死去多年，孫靈精的聲勢當然是更加的浩大了。趙藥楓想定了主意，遂一馬離了雲南，向四川而去。這日到了鳳凰坡的山前，見形勢果然雄壯險惡，若和麒麟寨相較，真可稱爲姊妹寨。一時心中大喜，遂急急拍馬向前。誰知這個當兒，前面那座密密森林中驕地飛射出來一支擲箭。趙藥楓不慌不忙，遂即伸手接住。在背上拿下雕弓，把那擲箭搭上弓弦，向森林中射了回去。樹林內有伏路小頭目守候着，見擲箭射回，知道來人不是外家，遂一棒鑼聲，和百餘個小嘍囉早已奔出林外，一字兒擺開。那個小頭目向趙藥楓高聲地喊道：「馬上英雄那一路到來？」趙藥楓遂在馬上抱拳答道：「相煩通報寨主，雲南麒麟寨趙藥楓特來問候。」小頭目一聽，便即說聲英雄請稍待片刻，他一骨絡翻鞍，遂即飛奔上山。約莫頓飯時分，祇見孫靈精率領大小頭目，一齊迎接下山。趙藥楓見了，慌忙滾下馬背。這裏早有小嘍囉牽過馬匹，趙藥楓到了孫靈精的面前，卻恭敬的行了一個禮。說道：「孫大哥！久違了，怎的有勞大駕遠迎？罪甚！罪甚！」孫靈精拉了趙藥楓的手兒，那張尖嘴兒一掀，便先打了一個哈哈。笑道：「趙賢弟！說那兒話來？難得你不遠千里而來，真叫愚兄歡喜之至！快請廳中去坐吧！」說罷！於是大家步上山去。直向聚義廳走來。趙藥楓一路上瞧着那些羊腸小路，怪石兀突，奇峯矗立，不覺贊不絕口，連說好地

勢好地勢！孫靈精聽了，心裏好不得意。在聚義廳中把藥楓又向諸頭目一一的相見畢，然後分賓主坐下。孫靈精開口問道：「趙賢弟一向得意，寶寨兵精糧足，想來聲勢一定是更浩大的了。」誰知趙藥楓聽了，却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老大哥再不要問起了，小弟命途多舛，所以竟到處碰壁哩！」說着，遂把秦天仇等大鬧麒麟寨，氣死唐天兆的事情；並翻山虎專權，所以自己脫離的話，向他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一遍。同時又道：「現在小弟的意思，很願意到大哥手下來効些兒勞，不知道大哥肯收錄嗎？」孫靈精聽他告訴了後，方才知道他的來意。遂微蹙了濃眉，沈吟了一回。說道：「賢弟肯委曲前來投奔，愚兄當然十分歡迎。不過我所考慮的，是翻山虎得悉了後，他不是要和我結怨了嗎？」趙藥楓聽了，知道他是好勝的個性，於是他拿話去激他說：「那麼以大哥這樣一位蓋世英雄，難道倒怕起一個小小的翻山虎來了嗎？」孫靈精被他這麼一激，果然激得兩頰緋紅。說道：「好罷！那麼請賢弟就在這兒多多的幫忙。不過這裏有一個軍紀，無論誰都要遵守的。不然，軍法無情，定不輕饒，所以在事先不得向賢弟告訴一聲。」趙藥楓忙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小弟豈敢破壞寨中軍紀？但不知是那一條？敢請大哥詳細告我是幸。」孫靈精說道：「待愚兄唸給你聽吧！本寨大小頭目若有檢切婦女作姦污之行爲者立斬。此條賢弟切勿相犯，不然愚兄亦不能負責矣！」趙藥楓笑道：「這些小事，豈敢有違？大哥放心，小弟若犯了此種行爲，大哥就立斬是了。」孫靈精聽了大喜，遂猛可握住了他的手兒，連連搖撼了一陣，說道：「天下多少英雄，那個不貪女色？賢弟若能遵守，乃真英雄也。」說着，吩咐擺席，與趙藥楓新頭目接風。這裏二頭目魏彪，三頭目時針，四頭目徐清等一旁相陪飲酒，趙藥楓雖然是喝着酒，心中可在暗暗的細想，我在前時也曾聽得孫靈精有個條件，就是生平不貪女色，這一點使綠林好漢無不爲之敬服。我眼前雖然答應了他，

不過我祇要在寨中不玩弄女人，也就是了。至於在外面的事情，也就不和他相干的了。夔楓打定主意，很快樂的舉盃喝酒。酒至半酣，小嚙囉報告香燭已點。孫靈精於是離座而起，執了他手。很得意的笑道：「愚兄今日得賢弟相助，實長吾一臂膀也。鄙意欲和賢弟結爲八拜之交，不知賢弟意下如何？」趙夔楓見他如此相愛，不禁大喜。遂笑道：「大哥這樣見愛，小弟真感激不盡矣！」於是兩人對着靈長關公的神像，拜了八拜。從此以後，趙夔楓在鳳凰坡便坐了第二把椅子，可是魏彪，時針，徐清三個頭目中却非常不受到用。但亦無可奈何，祇有暗暗發恨而已。且說光陰匆匆，不知不覺的又過去了數月。這是一個秋天的黃昏裏，孫靈精和趙夔楓等一般頭目正在聚義廳裏共商大事。忽然見小頭目張豹王忠兩人押着一男一女從寨門外進聚義廳裏來，張豹上前跪了半膝，向孫靈精報告道：「大王爺！小的在山下捉到兩隻肥羊，衣箱包袱頭衆，請大王爺發落。」趙夔楓抬頭用兩道銳利的目光，向前望了下去。祇見那個男的是個員外裝束，年約五十許，生得三絳長鬚，鬚在胸前。雖然被捉，卻臉無懼色，而且滿臉顯現了十分威武不能屈的神氣。女的是個鬪鬪千金打扮，年約十五六，生得柳眉杏眼，婀娜多姿，堪稱絕代美人。她大概是因爲害怕和羞澀的緣故，所以羞答答的低下了頭兒，愈顯楚楚令人愛憐的風韻。趙夔楓瞧此佳人，心不禁爲之怦然欲動矣！正在這時，聽孫靈精向那員外喝道：「你這厮姓甚名誰？知道過此山路，有什麼規矩嗎？」那員外冷笑了一聲，說道：「咱姓李名國良，路乃當今皇上之路，人人均可通行，難道還有什麼規矩的嗎？這倒我倒不知道，請道其詳。」孫靈精這人說也好笑，是吃硬不吃軟的，如今被李國良這麼一揀白，她倒是楞住了一回子。然後方才徐徐的道：「此山是我堆，此路是我開，你要走過去，需拿路錢來。」這四句話倒有些彷彿一首五言詩，聽到博古通今的李國良的耳中，倒忍不住笑起來。說道：「老夫所有衣箱什物都

已被你輩所擄，汝既搶人錢財，又捉我父女來此，意欲何爲？一說時小嚙嚙們已把他的衣箱什物都搬上廳來。孫靈精遂吩咐打開蓋兒來瞧，見果然有不少珍貴的東西，心中大喜。遂向國良說道：「本大王發個慈悲，饒你們不死。今日天色已晚，明天放你們下山。」說罷，喝聲把他們送入後寨。於是張豹和王忠遂押了國良父女到後寨一間房中，碰的一聲，把門關上，他們就各自走了。諸位你道李國良是何等權人？原來他是四川省的撫台大人，爲官清正，纘而無私，因此結室朝廷首相張白忠。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將他貶爲長壽縣的縣令。國良原無意於功名，所以也不以爲意，遂和女兒雲英整理行裝，匆匆就道。不料經過鳳凰坡的山脚下，却被孫靈精部下捉到山上來了。且說雲英已是嚇得芳心欲碎，臉上沾着無數的淚痕，幾乎欲失聲哭泣。國良勸她道：「孩子別哭，我命在於天，豈人力所能作主。我們有命的，當然自會放我們下山。若沒有命的，這也是劫數之內的了。」說到這裏，又撫雲英的背脊，感嘆地說道：「想汝幼年喪母，依依膝下，十有一載，每思欲得一快堵，則可免汝跟父受奔波之苦，奈未遇相當之人材，至遲遲尚未字人。今父老矣！雖死於賊巢，亦無所惜。祇是累苦了孩子，叫爲父的怎不心痛若割呢？」言訖，也不禁爲之老淚縱橫。雲英聽了這話，更加悲酸，淚水撲簌簌的彷彿雨點一般的滾下來。父女暗自悲傷了一回，天色已晚。嚙嚙們送飯進來，見兩人哭泣的情景。便笑道：「你們不用傷心，咱們大王說話並不會賴的，他答應明天放你們回去，當然不會長留你們在山上的。得了，得了，吃飯罷！」說着，望了他們一眼，又笑嘻嘻的走出去了。國良遂擦了眼淚，向雲英道：「你餓了沒有？就吃些兒吧！」雲英恨恨的道：「餓死了，我也不想吃強盜的飯呢！」國良嘆道：「事到如此，還有什麼辦法。餓壞了身子那也犯不着，你就多少給我吃一些，反正他答應明天放我們回去，你就忍耐這麼一晚吧！」不料正在說時，門外笑盈盈的走進



一個漢子來，這漢子昂趙藝楓，諸位當然明白。他自從見了雲英之後，一顆心兒就覺得十分的不安靜，蕩來蕩去，彷彿有些失魂落魄的樣子。雖然孫靈精的軍紀是這樣的嚴格，可是他已完全忘記了。心中暗想，放着這麼一個美人兒，不去受用，那不是發傻勁嗎？趙藝楓想到這裏，他覺得全身都是勇氣，真所謂色胆大如天，她的兩腳會不由自主的跨進房中來。國良當時見了藝楓，心中吃了一驚，身子便站了起來。雲英更嚇得愣住了，躲到國良的身後，瑟瑟地發着抖。藝楓見他們這樣害怕的神氣，遂竭力把臉兒顯出十二分的和善。輕輕的問道：「李老伯！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強盜，我是好人啦！」國良一面拉住雲英，一面向藝楓打量了一下。祇見他生得一副白淨的臉蛋，似乎沒有像那個尖嘴小鼻的怕人，心中暗想，也許真的他是好人，遂問道：「請問壯士貴姓大名，既不是強盜，莫非來救咱們父女的嗎？」趙藝楓點了點頭，笑道：「在下姓趙名藝楓，正是特地來搭救你們父女的，不過咱有個小小的條件，李老伯不知道能允許我嗎？」李國良聽了，有些猜疑的神氣。說道：「趙壯士說那兒話來？咱們的性命也正要仗你相救哩！老夫如能够答應的，豈有不答應之理。」趙藝楓聽了這話，心中大喜，便搶步上前，即向國良跪到，拜了四拜。起來說道：「既承岳父大人答應，小婿在這兒拜了。」李國良一聽這話，知道姓趙的也是強盜無疑，心中勃然大怒。圓睜虎目，大聲罵道：「你這不知廉恥的狗強盜，你……你……你說的什麼話兒……」國良又氣又急，幾乎全身發抖，不料趙藝楓被他這一罵，不免惱羞成怒，猛可伸乎過去，抓住了國良的衣襟，飛起一腿，可憐國良竟被踢倒在地，痛得爬不起來。趙藝楓既踢倒了國良，就直撲雲英。雲英那個嬌小的身子，在趙藝楓粗暴的手腕之下，直彷彿綿羊見了猛虎，小鷄遇到了老鷹，被藝楓早已摟拘在懷，嘖嘖兩聲，先吻了兩個嘴兒去。雲英又羞又急，因為羞得有些過了分，所以羞的成份倒被憤怒佔據了

去。她猛撲上手來，向藥楓的額上狠命的一把抓，幾乎把藥楓的臉兒抓出血痕來。藥楓負痛，心裏暗想，一不做，二不休。我既被她抓痛，當然在她身上是需要得一些兒甜蜜的。這時藥楓的心裏根本已沒有了廉恥兩個字，所有的是一個挺大的慾字。因此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雲英身子拖到那張坑床上去，伸手就去扯她的小衣。雲英芳心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一面把手去擋他的進展，一面大喊爸爸救命！這時國良跌在地上，爬又爬不起，幫又無從幫起，眼瞧着女兒被這強盜硬生生的壓在床上。他心中的憤怒和焦急，也真非作者一支筆兒所能形容其萬一的了。不料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門外突然推進一個大漢，他瞧此情景，真是怒不可遏，遂大罵好小子，胆敢破我軍紀，該當何罪？原來趙藥楓被雲英大喊救命的時候，齊巧被魏彪聽見了，他在窗口，見這個情景，心中大喜，暗想，咱正苦沒有方法害死你，你今犯了軍紀，那真是自尋死路了。所以魏彪急急去報告孫靈精。孫靈精得此消息，便三腳兩步的趕到房內，誰知果然如此，他這一憤怒，頓時暴跳如雷。趙藥楓正欲享受溫柔的滋味，突然聽此喝聲，知道寨主到來，急得丟下雲英，便把身子閃過一旁。設時遲，那時快，孫靈精一個箭步，早已到了他的面前，伸手把藥楓胸部抓住。喝道：「狗蛋東西！你來寨時如何說法？今既犯法，汝又有何說？」趙藥楓到此，也下不了面子，冷笑了一聲。說道：「孫靈精！你想得明白一些，咱可不是你寨中的頭目。汝既翻臉無情，咱就和你到山下去見個高低，你有本領把我殺了。我有本領，嘿！……這座山寨就是我的地盤了。」孫靈精一聽這話，真是氣得怪叫如雷。把脚一頓，說道：「好！你這負恩忘義的忘八，老夫若殺不了你，誓不為人。」說罷，也不和他計較，拉了他的手兒，向外便走，這時魏彪，時針等眾頭目早已知道寨主和二頭目翻臉了，一面假意相勸，一面却暗暗監視藥楓的行動，於是大家向山下而去。到了鳳凰坡的山脚下，孫靈精和趙藥楓兩

人站定了門戶，說了一聲請，兩人各執武器，便啼殺起來。魏彪生恐趙藥楓逃走，所以吩咐小鷹囉把他圍地圍起來。藥楓瞧此情景，一則心虛，二則確實不是孫靈精的對手，所以沒有打到二十個回合，他就被孫靈精一脚踢倒在地。也許是趙藥楓命不該絕，因此竟被白猶龍兄妹倆解去了這個危險。猶龍一味的把他認作了好人，誰知趙藥楓本是個狼心狗肺的奴才哩！原來藥楓見了小鵲之後，心裏又不住地蕩漾。暗想，美貌的姑娘何其多也？這豈不是我命中該有溫柔的滋味可以享受嗎？趙藥楓既存了這麼一個心，你想，叫他獨個兒睡在房中還能够合眼嗎？他望着桌上那一盞豆火似的油燈，眼花撩亂，似乎見到了雲英剛纔被自己扯下小衣後的白白一段肉，啊喲！那真够魂銷呀！可恨這孫小子，硬生生的破壞了我的好事，豈不料我心頭可恨嗎？但是這一段肉無論如何是嚐不到了，除非在白小鵲身上得一些好處了。不過這妮子是個有本領的人，假使不肯答應我的話，當然很感棘手。反之，她願意跟我玩玩的話，這味兒一定是太不錯了，趙藥楓想到這裏，心裏一陣奇癢難抓，同時又有一團火樣熱的東西直灌注到他身上一部分上去，竟起了異樣的變化。這時趙藥楓再也制不住他內心慾火的燃燒，遂打開窗戶，輕輕的跳到院子外來。被幾陣夜風的吹送，使他內心稍感到舒服一些。於是他就躡着腳兒，悄悄地步到白猶龍睡的臥房。偷眼從紙窗破洞裏窺進去，祇見他們兄妹倆人還是坐在桌旁閒談着。同時又見猶龍手中拿了一塊血紅的如意石，細細的把玩着，一面又側耳聽她們談些什麼話。約摸半個時辰後，方見他們兄妹自管到床上去安置了。趙藥楓站在月光下，蹙起了眉尖，不勝沈思了一回。暗想，聽兩人的談話，竟是柳文卿的內姪兒女了。大柳柳文卿女兒柳小萍配給白猶龍作妻子的，這塊如意石當然也是小萍給他作信物的了。但他們說的天仇，小蛟，小燕，不知又是什麼人呢？藥楓想了一回，又出了一回子神。方才接近窗旁，再把眼兒偷望進去，祇見兩人已睡在

床上的了，青紗帳子都放下着。上首一張床的旁邊，卻沒有鞋子。下首一張床的前面，祇有猶龍一雙快靴。一時好生奇怪，小鵝她睡到那兒去了。於是他放大了膽子，把窗戶輕輕設法拉開，縱身跳入室內。先接近下首床邊，伸手撩起紗帳，見祇有猶龍一個人睡着。正欲放下帳子的當兒，忽然給他瞥見了枕兒旁邊有塊血紅的物件。仔細一瞧，正是猶龍剛纔手中拿着把玩的那塊如意石。藥楓心中一動，遂伸下手去，把它拿來，藏入懷內。一面移步到上首的床邊去，輕輕的掀起紗帳。果然見小鵝仰面睡在床上，但弓鞋卻沒有脫去。藥楓見她兩頰微暈，彷彿是一朵四月裏的薔薇，嬌嫩無比。柳眉淡淡的好像是一鈎下絃的月亮，星眸微閉，長睫毛連成一條綫，小嘴兒端端正正的合着。鼻際軒翹，吹氣如蘭。這一幅美人的睡態，是太驚人銷魂了。趙藥楓的神魂有些飄蕩起來，他已忘記了一切，猛可撲下身子去，對準她的小嘴兒噴噴的吻了一個吻。小鵝睡着原是很機警的，怎禁得藥楓這麼的一陣狂吻？當然是醒了過來。睜眸見身上伏着一人，拚命的向自己嘴兒狂吻。一時心中的羞恨，到了極點。便用盡生平的氣力，將藥楓身子直推開了五六步以外。她一面大叫，一面縱身從床上跳起，那時藥楓已跳出窗外，待猶龍穿好快靴奔出，見妹子和趙藥楓拳來脚去已在院子裏大打起來。還聽妹子口中嬌聲叱道：「好個負恩忘義的奴才，剛才姑娘救了你的性命，你不想圖報，反來欺侮姑娘！哼！哼！你這忘八還是人類的一分子嗎？簡直比畜生都不如，姑娘若不結果你的狗命，怎消姑娘心頭之恨？」猶龍聽了這話，心中早已明白。暗想，我怪妹妹細心過度，誰知竟被妹妹猜中了。一時憤怒非常，大喝一聲狗賊！看劍，說着話時，一個箭步，身子早已滾到藥楓的面前，手起劍落，祇聽嘩的一聲，藥楓的左臂竟向空飛去了。藥楓這一痛苦，真是痛澈肺腑，大叫一聲啊！身子早已跌倒地上去。猶龍拾上一步，把他身子一腳踏住，揚了揚寶劍。厲聲喝道：「你要死要活？」

「藥楓到此，祇好哭喪着臉兒。求饒道：「小英雄饒命，咱自知錯了。」」猶龍遂回頭問小鵬道：「妹妹可曾吃這賊子的虧嗎？」小鵬紅暈了兩頰，搖頭說道：「幸而妹子發覺得早，所以不會受虧。」猶龍這才放了他，向他冷笑道：「小爺慈悲爲懷，饒你一條狗命，從今以後，快快改過自新。否則，早晚逃不了小爺的手中，還不快滾嗎？」藥楓站起身子，連連稱是，忍痛跳出院子，狼狽逃去，小鵬拭着紅紅的兩腮，秋波逗給猶龍一個嬌嗔。說道：「哥哥！你現在知道了沒有？世界上的人心是多麼的險惡啊！」猶龍笑道：「可是這賊雖不死，也够痛苦了。」說時，兩人都從窗口跳入房中。預備仍舊安睡，不料小鵬聽猶龍大喊不好了。遂慌忙問道：「哥哥！什麼不好了。」猶龍道：「我放在枕邊那塊如意石不見了，莫非被這忘八偷去了嗎？」小鵬聽了這話，拔劍在手。說道：「想此賊一定還在這兒相近，咱們追上去可耳！」猶龍點頭稱是，遂和妹妹幾個縱跳，身子早已跳出了院子外面。祇見月光之下，依稀的彷彿有個黑影，向西奔竄而去。於是兄妹兩人也就仗劍追趕一陣，約莫奔跑了十餘里路程，卻不見有趙藥楓的影子。小鵬跌足說道：「糟了，這賊子健步如飛，剛纔和馬兒也賽跑哩！咱們怎麼追得上他？」猶龍也懊悔剛纔不該多事，以致反而累了自己。不覺呆了半晌，忽然抬頭見鳳凰坡又在眼前了，靈機一動。忙說道：「妹妹！咱想這賊子既然不是好種，恐怕他說的全是謊話，也許和鳳凰坡裏強盜有關係的，我們且上去探聽探聽好嗎？」小鵬沈思一回，說聲也好，遂和猶龍飛步偷偷地上山。竄上了聚義廳的屋頂，俯身向下面廳內一望，真是吃了一驚。你道爲什麼？原來廳上綁着一男一女，上身精赤。旁邊的小嚙囉，手執利刃，彷彿正預備把他們開胸膛的模樣。這一男一女究係何人？且待下回再行分解。

### 第三章 探賊巢無意救忠良

諸位你道被綁的那一男一女是誰？原來就是李國良和他的女兒李靈英。孫靈精不是說明兒放他們下山嗎？怎麼忽然又要把他們殺了呢？說起來也好笑，孫靈精因為既沒有殺掉趙樂楓，而且自己腿卜反中了鏢，所以心中非常的惱恨。幸喜小關用的並非毒藥鏢，魏彪，時針，徐清等頭目都忙著前來問安。孫靈精一面把袴脚扯破，一面拔出銀鏢，祇見腿上血似泉湧。魏彪拿布給他擦清血水，然後塗上傷藥。向他勸慰道：「受傷之人，不能過分動怒，寨主還是請回房去休養休養。待傷愈之後，咱們再設法報仇是了。」孫靈精也覺腿兒酸痛，遂讓眾人扶着回房，躺在床上，魏彪等方才道了晚安各自退出。但孫靈精雖然躺在床上，却再也睡不着。心中一回兒想趙樂楓的可惡，一回兒想那少年的多事，一回兒又想放鏢的實在可殺。老夫縱橫天下三十年，可從來也沒有吃過這樣的虧。誰知今日却傷在他們這般鼠輩的手裏。孫靈精越想越恨，越恨心越煩躁。他的意思，最好把趙樂楓和那少年及放鏢人立刻被他親手殺死，斬為肉泥，這才消了心頭之恨。但想是這麼的想，一時真又到那兒去找他們呢？因此他把一肚皮的怨氣都發洩到李國良父女的上去，暗想，我生平最恨的是女子，不料女子果然是害人的禍水。趙樂楓假使沒有見到那姑娘，他也不會起什麼淫心。他既不起淫心，我若不先殺了這兩個王八羔子，叫我今天晚上怎麼能夠睡得着？孫靈精想到這那姑娘害我的嗎？他媽的，我若不先殺了這兩個王八羔子，叫我今天晚上怎麼能夠睡得着？孫靈精想到這裏，便從床上躍身而起，立刻傳令大小頭目在聚義廳裏議事。魏彪等得此消息，當然非常奇怪。祇聽孫靈精憤憤的說道：「老夫今日吃虧，細細想來，實是李國良父女所害，故本大王意思，非把他們連夜殺死不

可。」說罷，一聲令下，嘍囉們早已把李國良父女簇擁上來。孫靈精見李雲英果然美麗非凡，國色天香，彷彿牡丹花開。不過在他眼中看來，愈是美麗，禍水愈大。所以他向雲英戟指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賤人！爲什麼你要生得這樣美麗？害得老夫夫失面子，今日若不把你剖腹而死，怎出我心頭一口怨氣？」罵罷，吩咐把他們剝衣綁起。李雲英聽他這樣大罵，雖然已經嚇得全身發抖，但心裏不免還有個反感。暗想，這強盜罵得好生無禮！我生得美麗不美麗？與你們有什麼相干？正在暗自發恨，嘍囉們早已一擁上前，彷彿如狼如虎，把雲英的衣服統統剝光，綁在石柱旁邊。雲英到此地步，嬌羞欲絕，心中的難受，真比刀割還要難熬萬分，她恨不得立刻就死，免得受人侮辱，所以她緊閉兩眼，祇求速死。那時在座諸頭目，瞧了這一幕美人脫衣的情景，大家的臉兒都熱烘烘起來。同時那一顆心，彷彿吊水桶似的撲通撲通的響個不停。在通明的燈光之下，他們還怕瞧得不清楚，伸手到眼皮上連連揉擦兩下。有幾個年青的頭目，嘴角旁不由自主的已淌下涎水兒來。李國良認爲這舉動是莫大的侮辱，他氣憤得三脣長髯飄然地飛舞起來。兩道虎目圓睜，幾乎要冒出點點的火星。大聲怒罵道：「你這慘無人道的狗強盜，咱們父女與汝等無冤無仇，既劫了咱的錢財，又施如此毒辣手段來侮辱老夫。汝可知儒可殺而不可辱嗎？哼！今既落汝手中，要殺要剮，任你所爲。老夫生不能咬汝之肉，死亦當毒汝之魄耳！」說畢，猶恨慶不絕的怒視衆人。孫靈精冷笑道：「罵得好，瞧你死了還有什麼本領來奪咱之魄？」說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一回又厲聲喝道：「動手開胸！」隨了這一句話，站在國良雲英面前的兩個嘍囉兵便舉起手中的利刃，惡狠狠的向兩人胸口直戳下去。祇聽嘩的一聲，血花飛濺之處，見兩個嘍囉兵竟是應聲而倒矣！說時遲，那時快，早見燈光之下，飛下兩個黑影。魏彪和時針眼睛一花，他們的人頭兒却已不知去向。這才瞧清楚廳中已站立了兩

個威風凜凜的小英雄。孫靈精突見那小英雄正是剛纔幫助紫楓的少年，想不到一下來就喪了自己兩個頭目，這就氣得怪叫如雷。真所謂仇人相逢，分外眼紅。他便拔出九節鋼鞭，大喝一聲好小子，老夫正欲找你報一鏢之仇，今自投羅網，合該死矣！一說罷，舉起鋼鞭，直刺猶龍。猶龍知道這廝有些蠻力，祇能智取，不可力敵。所以把寶劍舞動得雪花點點，白浪滾滾，祇見銀光一團，不見人影。把四周噓囉和小頭目都斫得手折腿斷，無不避而避之。那時小鵝也和徐清抵敵，徐清那裏是她的對手。不上三五回合，小鵝的劍頭早已刺入他的咽喉。徐清叫聲啊喲！身子早已仰天跌倒。小鵝一個箭步，來到孫靈精的背後，把劍向他腦後直劈。孫靈精祇覺一股子涼氣，直逼腦亮。知事不好，把身子向左一偏。小鵝把劍抽回，又向左取去。孫靈精前後受敵，不免急出一身冷汗，急把身子退到壁上。舞動雙鞭，還擊他們兄妹。三人一來一往戰有一百多個回合，却是不分勝負，把幾個小頭目都瞧得呆起來了。孫靈精暗想，這般飯桶都在應戰嗎？遂大聲喊道：「孩子們！別胆怕，不待這時候捉住他們，更待何時？」這兩句話方才把小頭目等提醒了，於是各執戒刀，都奮勇上來。小鵝見事不妙，遂棄了孫靈精，背了哥哥的背，舞動寶劍，抵抗小頭目的進襲。小頭目等見一個姑娘，都不放心上，依然舉刀上前。不料刀劍相碰，他們的戒刀都紛紛拋了出去，震動得虎口酸痛，此時方知姑娘的利害，不免楞住了一回。就在這時，小鵝的劍光飛過，人頭都向地上直拋，於是眾頭目哭爹呼娘的向後紛紛崩潰。小鵝情急智生，立刻在袋內又摸出三支銀鏢，回身向孫靈精拋去。孫靈精叫聲不好，避過兩支。第三支銀鏢到來，再也躲避不及，竟中在肩頭之上。他負痛一呆，左手的鋼鞭就掉了下來。猶龍瞧得親切，把劍抽回冷不防向他頭上一劍刺去。孫靈精大叫一聲，不禁兩眼一眨，嗚呼哀哉了。那時猶龍回身向廳外殺了一陣，噓囉們如何抵擋得住，幾個聰敏的都先棄刀跪在地上求



饒。不多一回，祇見一千多個嘍囉都已拜伏在地了。猶龍仗劍在手，大聲喝道：「小爺抱好生之德，決不屠殺生靈。汝等皆受孫靈精之賜，故而落草爲盜。今能改過自新，回鄉回家，父母夫妻前去團聚，豈非強如作匪徒好得多了嗎？」衆嘍囉聽了，都非常感動，齊稱小爺萬歲。猶龍於是叫他們把銀庫中錢財搬出，分給他們，一一回去。待猶龍回身進內，祇見李國良父女早已穿舒齊衣服，小鵬和雲英絮絮地談得非常親熱。見哥哥進來，遂介紹道：「這位李國良老伯，乃前任四川撫台大人，因被張自忠所害，故貶爲長壽縣令了。這位就是李雲英小姐，乃李老伯之令媛。這是我哥哥白猶龍是也。」猶龍聽了，遂先向國良深深一鞠躬，說道：「原來是李大人，失敬失敬。剛纔相來是受驚的了。」國良還禮不迭，說道：「幸蒙賢兄妹奮力相救，此恩此德，誠使老朽沒齒不忘矣！」猶龍連說應當應當，一面又和雲英相見，作了一揖。雲英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兩頰已是紅得海棠花那麼的可愛了。小鵬道：「時已三更，咱們祇好在山曹宿一宵。哥哥！你把他們怎麼樣發落呀？」猶龍道：「咱把銀庫中錢財分給他們，叫他們回家改作良民，他們已頗歡喜照咱的話做了。」正說時，嘍囉們公推了二個代表，名叫張誠黃強的，向猶龍來謝道：「承蒙恩希如此加惠，小的們感入肺腑，這兒有七隻衣箱等物，乃是李老丈的東西，特來奉還。」猶龍抬頭望去，祇見四個嘍囉，抬着前來。遂叫他們暫時拾到一間房中。一面叫妹妹好生照顧李大人和李小姐，他又跟着嘍囉們走出。悄悄問黃強道：「這兒可有酒飯，小爺腹中餓哩！」黃強和嘍囉答道：「有有，我們回頭送來。恩爺！今夜我們不能趕回家去，請你老允許我們在此再宿一宵可好？」猶龍點頭答應，遂回身進房。這裏黃強張誠派兩個嘍囉兵前來服侍茶水，李國良和猶龍重新見禮，彼此坐下。國良向雲英望了一眼，說道：「咱們父女倆受白希救命之恩，尙未叩謝，英兒可以代爲父的前來向白希一拜。」雲英聽父親吩

附，不敢有違，遂嫵嫵步到猶龍面前，盈盈下拜。猶龍因爲自己也不過纔上七歲的人，今被一個姑娘前來叩拜。這就臊得兩頰緋紅，站起身子，連說罷了，罷了。一面又向小鵝道：「妹妹怎麼不來扶起李小姐呀？」小鵝忍不住嘖味的一笑，走過來把雲英扶起。笑道：「李小姐！你行此大禮，倒反叫我哥哥害起難爲情來了。」雲英聽小鵝這樣說，遂把秋波偷偷地向猶龍斜乜了一下。果然白淨中帶了粉紅的色彩，愈顯風流倜儻，俊美可愛。一時芳心未免蕩漾了一下，但立刻又羞澀地別轉臉兒去，和小鵝退到那邊炕床上去坐下了。正在這時，嚶兵送上酒菜來。向猶龍說道：「恩爺！酒菜已都拿來，擺在桌子上吧！」猶龍點點頭，嚶兵遂把那張四方桌端到中間，把酒菜拿出，又放了四付盃筷，猶龍道：「李大人！別客氣，我們就大家吃些兒好嗎？」這時國良，雲英，小鵝因爲晚飯都沒有吃過，肚子也十分的餓了。小鵝拉了雲英，走到桌旁坐下。笑道：「這兒沒有一個人是主，也沒有一個人是客，所以李大人和李小姐不用客氣。」隨了這句話，四個人在方桌旁各佔了一個座位。雲英和猶龍齊巧相對而坐，所以四目難免有相觸之時，彼此微微一笑，雲英却會羞得拾不起頭來。小鵝先握過了酒壺，站起向國良斟酒。笑道：「李大人！此刻危險已過，咱們可以痛痛快快的喝幾盃了。」不料國良却把手兒捫住酒盃，連連搖頭。說道：「白小姐！你快坐坐……下了，那裏能叫恩人給咱們斟酒？這……事情……還是由雲英來罷！」雲英聽了，連忙站起身來，從小鵝手中掄過酒壺。笑道：「這話正是，鵝姊！你別客氣了。」說着，把酒壺拿着怔住了一回，但不多一回兒，她就很快遞到猶龍面前去，向他盈盈的笑了一笑。猶龍兩手執盃，站起來連說不敢當。國良一旁笑道：「白爺你別那麼說，斟盃酒算得了什麼。」雲英也低聲兒道：「白爺！你坐着罷！」猶龍却報之以微笑，待她斟滿了，方才又道聲謝，把身子坐下。這裏雲英又給小鵝斟了，然後方給國良斟了一盃。小鵝

見她自己並不斟酒，遂瞅她一眼。笑道：「喂！雲妹！你怎麼是空盃子呀？」雲英紅暈了嬌靨，搖頭笑道：「鶻姊！我是不会喝酒的。」小鶻道：「我不信，你若不喝幾盃，叫咱們怎好意思喝呢？」雲英情意難却，遂祇好斟了一盃。猶龍這才舉起盃子，向國良笑道：「李大夫人！來！來！咱們喝個乾盃兒。」猶龍一面向國良說着話，一面向雲英却望了一眼。雲英俏眼兒當然也瞥見的，心中暗想。他這話不是分明叫我也喝個乾盃嗎？奈我酒真的不会喝的，那可怎麼辦呢？國良却哈哈笑着，向小鶻也說聲白小姐請，他便湊在嘴旁一飲而乾了。雲英見小鶻兩眼祇管盯住自己，而且還噙噙的笑。一時弄得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真覺左右爲難極了。遂喝了小半盃，星眸閉了閉，方纔咽了下去。猶龍見此情景，方知她真的不会喝酒。但小鶻却不依着笑道：「雲妹！那可不行啦！別人家全喝一盃，你怎麼可以喝半盃呢？」雲英兩頰已飛上了一朵紅桃，秋波水汪汪的盪蕩着。向小鶻央求道：「好姊姊！你就原諒我吧！其實妹子喝了這一小杯，可已經了不得啦！」國良深恐白小姐心裏不快樂，遂向雲英說道：「既承白小姐如此美意，雲英是不可以不喝完的。」小鶻聽了，忙笑道：「我倒不成問題，因爲喝乾杯的話不是我說的，反正說的人丟面子罷了。」小鶻說着，故意望着猶龍又憨憨地笑。雲英聽小鶻這樣說，遂又向猶龍望了一眼。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轉了轉，掀着笑渦兒。輕柔地問道：「白爺！我喝不了這酒，你會生氣嗎？反正我不承認白爺是失面子罷了。」猶龍聽她婉和柔軟的口吻，怪惹人愛憐的。遂搖頭笑道：「李小姐，我妹妹是跟你鬧着玩的，你信她胡說哩！不会喝酒的若多喝了，一定要頭疼的。所以李小姐真不会喝酒，你就吃些兒菜吧！」雲英從他這幾句話中聽來，顯然他不但是個強壯英雄，而且還是個多情的少年。一顆芳心裏是充滿了甜蜜，明眸脈脈地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向猶龍凝望了一回，表示很感激的意思。這時國良向猶龍搭訕道：「白爺

是那兒人？打從那兒來？怎麼知道咱們父女倆被賊人殺死了呢？」猶龍笑道：「這事情說起來湊巧，咱和妹妹原從雲南到來，向月兒溪柳家村去探親的，回來的時候，經過鳳凰坡，就遇見孫靈精和趙樂楓在山脚下廝殺，咱們以爲姓趙的是好人，所以幫助他殺退了姓孫的。誰知姓趙的心存不良，他想欺侮咱的妹妹，幸而被妹妹發覺，所以和他廝殺起來。咱們一直追到這兒，不見他的人影子，所以上山來探聽一下，不料却救了李大人，那不昇巧嗎？」國良聽了這話，方才恍然大悟。哦了一聲，說道：「白爺！這個姓趙的果然是這兒的頭目，他非常好色，所以見了咱的雲英硬前來調笑，那姓孫的倒是個硬漢，他寨中有軍紀，就是祇能劫人錢財，不能戲人家良民婦女，所以他們兩人就翻臉，一同到山下去廝殺了。後來大概姓孫的受了白爺的虧，他便恨到咱們父女身上來，要連夜的割腹處死。假使沒有白爺前來相救的話，我們父女倆的性命定然不保矣！」猶龍聽了，暗想，趙樂楓和孫靈精果然是同一寨中的頭目，可恨這廝偷盜了我的如意石，不知逃向什麼地方去了？心裏這樣想着，自然頓覺納悶。雲英見他呆然出神的樣子，心裏好生奇怪，忽然猛可記得了，我這人好糊塗，他們杯中可全沒有酒了呢！這就站起，又遞過酒壺來。向猶龍低低叫了一聲白爺！猶龍慌忙抬頭來瞧，遂執杯略起身子，又道了一聲謝。這時國良又問道：「白爺府上不知老太爺老太太都健在嗎？」猶龍道：「託李大人的福，他們老人家都在雲南昆明省城裏住着，現在咱們兄妹倆原是回家去的。」國良點了點頭，把杯子一舉，請他們兄妹大家又喝了一口。點了點碗內的菜兒，各人吃了幾筷。國良方才又道：「老朽行年五十有六，膝下祇有雲英那個孩子，生平愛若掌珠。屢欲揀個少年英雄，作咱的乘龍快婿。今睹白爺一表人材，將來決非池中物，鄙意欲把小女配與白爺爲室，一則報白爺救命之恩，二則小女終身有託，不知白爺能屈納否？」猶龍想不到國良直截的會說出這幾句話來，

一時小兒別別的亂跳，兩頰紅得發燒。吱唔了一回，方才喘喘着道：「李大人說這樣客氣的話，叫咱好生慚愧。令媛乃宦官千金，咱乃一武夫耳，蒙李大人如此見愛，豈有不遵命之理？無奈咱已定了親事，至不敢欺騙李大人，萬望原諒是幸。」國良聽了這話，滿肚熱望，頓成泡影。哦了一聲，黯黯不作聲。雲英聽了，芳心愈加嬌羞萬分，而且還帶些悲酸的成分，所以低下頭來，兩手祇管玩弄身上繫着的那條絲巾，呆然出神。良久，國良方嘆息道：「可惜！可惜！此乃小女福薄耳！」本來室中是充滿了快樂的空氣，此刻已變成了淒涼的景象，各人心頭都蓋上了一層蔭影。小鵬笑道：「咱們雖然不能聯成道頭因緣，但咱們往後也該時常走動，我和李小姐就結成姊妹了罷！不知李大人的意思如何？」國良苦笑道：「白小姐若不棄，焉有不好的道理嗎？」雲英趁此遂抬起頭兒，拉了小鵬的手，離座而起。說道：「如此咱們該對天一拜纔是。」小鵬點頭，於是兩人就向窗口跪了下去，拜了八拜。按年齡計算，小鵬長雲英六個月，遂以姊妹呼之。這兒小鵬又向國良拜見，雲英也向猶龍拜見，還很親熱的叫了一聲哥哥。猶龍到此，也祇好向她叫聲雲妹。兩人四目相接的時候，猶龍見她嘴角旁雖含有微笑，而眼皮有些紅暈。一時也不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有些黯然魂消矣！這餐酒飯勉強吃了過去，時已四更敲過。他們各自睡了一回，天早大亮。囑囑們都前來辭行，猶龍出去向他們又好好兒教訓一頓。遂向小頭目張誠黃強道：「你們兩人可要向上做點事嗎？」張誠忙道：「小的們下山後正愁苦着沒有差使幹哩！恩爺若有用得着咱們的地方，雖萬死也不辭的。」猶龍聽了大喜，遂悄悄地告訴道：「你們知道這位李老丈是誰？乃前任四川省撫台大人。現被朝中首相張自忠所害，雖貶為長壽縣的縣令，但將來當然還有飛騰的日子。你們若能忠心想隨的話，將來你們的造化就不小哩！」張誠黃強聽了這話，早已叩頭下拜。說道：「恩爺如此熱心，提拔小人，真是使小

人感激零涕。他肯得能稍有進展，必不忘你恩爺的大德。」猶龍連忙扶起，笑道：「吾知汝等皆忠勇之士也，前者乃明珠暗投耳！如今你等已步入正軌之道路，千萬勉之，不使吾失望才好。」說着，遂領兩人至內室，拜見國良，並說出自己的意思。國良見張誠黃強兩人，身材魁偉，雖然滿臉鬍鬚，却有忠義之氣。一時心中大喜，而且又感激萬分，握了猶龍的手。說道：「賢姪爲吾設想如此週到，此恩此德不足言謝，吾心中記着你是了。」猶龍忙道：「老伯何出此言？咱們後會日子自多，說不定小姪有求助老伯之處，老伯豈不是也可以幫助我嗎？」說着，又叫張誠黃強備好了一輛驢車，把所有衣箱搬了下去。這兒猶龍吩咐囑囉們放起一棒火，大家紛紛走下鳳凰坡來。抬頭見山上，烟霧瀰漫，和白雲相接，混不辨是烟是雲。因爲時在白天，所以火光也瞧不出。這口囑囉們歡然散去，國良和雲英坐上驢車，張誠黃強騎了馬匹。猶龍和小鵝各牽了馬轡，舉起手兒，向他們招了一招。祇見雲英的秋波脈脈地祇管凝望着猶龍，喊了一聲哥哥！姊姊！咱們後會有期。小鵝見哥哥直待驢車和馬匹都沒了影兒，他還呆呆地出神。遂笑道：「哥哥！你若捨不得雲妹，將來何不向小萍表姊商量商量，兩個兒都娶了來，豈不是好？」猶龍聽妹妹取笑他，便回頭啐她一口。笑道：「你別胡說白道，咱們也快趕路吧！」說着，兩人跳上馬背，揚起一鞭。祇聽嘩啦啦一陣馬蹄聲，在朝陽籬窠之下，一行兩騎，不覺絕塵而去矣！且說猶龍兄妹倆一路行走，一路作了不少任俠好義的事。這日到了四川巴縣地界，因爲腹中飢餓，遂在一個小市鎮上的酒店裏歇下。吩咐拿上十斤陳酒，一盤火烤牛肉，一盤紅燒羊肉，一盤鷄子。兄妹兩人開懷暢飲，談談說說，倒頗爲快樂。不料正在這時，忽見門外走進一個面若判官的少年漢子，神情十分狼狽。小鵝眼尖，見了那少年，便站起身子來。叫道：「咦！咦！你不是小黑嗎？怎麼倒這兒來幹嗎？」不知小黑究竟何人？且待下回分解吧！

## 第四章 定惡計有心奪人妻

諸位你這這個小黑是誰？原來就是黑太歲伍飛熊的兒子。他們原在大理縣羅家集與給羅鵬飛幫理家務，但如何又會到四川巴縣地界來了呢？說起來當然有個道理。我們應該先要知道在雲南省城裏的白雲生和羅晴鵬夫婦倆，他們自從離了羅家集，在昆明開了一家酒館之後，一住就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的日子中，倒也掙下了不少的錢，所以生活也很安定。這天晚上，白雲生想着兒子女兒自離家後也將近半年的日子了，不知在路上可平安嗎？一時少不得十分的記掛。羅氏晴鵬見丈夫愁眉不展的樣子，遂給他燙了一壺酒，燒了幾樣菜。笑道：「你也別担心了，這兩個孩子年紀雖輕，但也是很機警的人，遇到了什麼困難，終會自己想辦法的。瞧咱們年輕的時候，也不是在外面東奔西跑的亂闖的嗎？咱瞧你爲了外面店面上的事情也够累乏了，還是喝幾盃酒解個悶兒吧！」雲生見她滿臉含笑，十分多情的意態，雖然徐娘半老，但風韻猶不減當年。便笑道：「夫人言之有理，那麼你陪咱一同喝幾盃好嗎？」晴鵬抿嘴一笑，秋波瞟了他一眼。笑道：「那還有不好的道理嗎？」說罷，兩人各自坐下。晴鵬握了酒壺，給雲生滿斟一盃。雲生略欠身子，向她道謝。夫婦相敬如賓，真是其樂融融。酒至半酣，雲生忽然想起妹子秋萍死了這麼許多的年數，做哥哥的竟沒有能力可以向圓明僧報大仇，思想起來，真是又傷心又慚愧，長嘆一聲，不免落下淚來。晴鵬瞧此情景，十分的希奇。遂低聲問道：「大爺爲何又傷悲起來？」雲生以手拭淚，說道：「夫人有所不知，咱妹子秋萍被圓明僧一鏢傷命，至今候有一十四載，咱們竟不能爲她報仇，這在心中不是十分的悲痛嗎？」晴鵬蹙額，沉吟了一回。說道：「大爺也不用難受，圓明僧到此和人結冤，人人得而誅

之，將來終有被咱們報仇的一天。況且一般孩子們都已長成，聽說秦天仇和柳若飛都是非常有志氣，那還怕一個賊秃圓明僧嗎？」雲生不禁笑道：「你這話說得是，兩年來和猶龍小鵬談及姑媽被殺之事，他們都設立志不忘此仇，將來一定共同報之，可知他們這般孩子的雄心了。」兩人正在飲酒談心，突然間聽得外面一陣吵鬧的聲音，響入耳鼓。雲生素知自己酒店的侍役不會得罪客官，想來又是一般無賴在尋事了。遂即離座而起，說道：「又是那個忘八在此撒野？真是豈有此理。」晴鵬究鵬膽小，遂忙向他說道：「大爺！你千萬不要跟人家吵鬧，凡事都應該忍耐才是。」雲生說聲知道，便即飛步走出。祇見店小二拉住一個客官，年約二十七八，生得一副白淨的臉兒，兩眼顯出兇險的神氣。衣服華貴，似乎是個公子哥兒的模樣。他向店小二瞪着眼睛，喝道：「你這忘八羔子真是瞎了眼珠，連張廷標大爺都不認識嗎？咱說沒帶着錢，你就掛在賬上得啦！難道怕少了你半個子兒不成？你再要拉拉扯扯的，可莫怪大爺發怒了。先量了什麼兩個耳刮子，瞧你怎麼樣？」店小二那裏肯放手，兀是把他拉住了他，賠着笑臉。說道：「請大爺原諒我罷！你吃了這麼許多的酒菜，算起來至少得一兩多的銀子，你爺這麼一走完事，小的們可賠不起這一筆賬呀！這兒店主人的規矩是這個樣子，不論諸親好友，一概不能掛賬的，這個請你還是幫個忙吧！」張廷標身子已是向外走了，聽店小二這麼的說，他便猛可回過身子來。不問情由，就是揮手一拳，把個店小二打了一個跟斗，身子向後栽跌下去，卻是爬不起來。白雲生瞧此情形，心中的怒火，怎麼能够按捺得住？遂一個箭步，把張廷標的肩胛搭了回來。張廷標正欲揚長而走，被雲生搭住，覺得頗有幾分力量，心裏這就暗吃一驚，立刻把身子又回了轉來。這時店小二已從地上一骨絡爬起，他見了雲生，彷彿是得到了救醒，不免哭喪着臉兒。訴說道：「大爺！他媽的！這忘八蛋真不是人，他吃了十斤羊肉五斤陳酒，一隻



肥鷄，一盆大葱……却一個子兒都不會脹，就這麼的走了。還動手打人，你可是畜牲養的不成？」照雲生的性子，也早已把廷標要痛打一頓了。但他想着夫人關照，凡事都要耐才是，所以他反而向店小二大喝了一聲胡說，一面向廷標望了一眼。忍住了氣道：「客官！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呀？吃了人家的酒菜，不付賬還打人，那究竟是什麼理由？難道照你眼光瞧來，是沒有了皇法不成？」張廷標被他問得兩頰緋紅，這就惱羞成怒，索性扳住了臉。說道：「你是什麼狗蛋？敢來管咱大爺的閒事？」雲生這一氣憤，那就再也忍耐不住了。遂不再說話，提起他的衣領，向地下一擲，揮拳在他背上就打。一方面又罵道：「我把你這個沒有教訓的孩子打了一個半死，你才知道做人不是容易得像你理想中一樣的簡單哩！」張廷標雖然也是個受過拳藝的人，但如何禁得住雲生老拳的痛打？一時不免像殺豬般的叫喊起來了。晴鵲在房中聽了這個叫聲，知道外面又發生了亂子，遂也走到店鋪來瞧究竟。見丈夫按着一個男子痛打，生恐把人家打死了，所以上前來拉住了他手兒。說道：「好了，好了，有話大家說罷！你別動手打人了。」雲生兀是絲氣未平的說道：「夫人！你不知道，這王八太無禮可講，祇有請他飽餐一頓咱的老拳，方才曉得蠻不講理的滋味哩！」晴鵲：「可是你這幾下也够他受的了。……」說着，把雲生身子拉開了。誰知張廷標倒在地上，却動彈不得。雲生喝道：「你還裝死不成？」張廷標這才站起身子，口中連喊好好。雲生搶上一步，把他抓住了。又喝道：「可是不樂意嗎？再嚐老子幾拳怎麼樣？……」張廷標急得向他跪下來，求饒道：「大爺！你饒了我吧！算小子瞎了眼珠，所有欠賬，明天自當奉上，咱的家裏就在東門路相開府，請你放心好了。」雲生聽了這話，方知他是當朝首相張自忠家裏的人，怪不得這樣倚勢欺人了。又見他口角旁邊沾有絲絲血痕，遂就放了他。說道：「你若真的沒有帶錢，我們也原可商量，可是你不該仗勢欺人，豈豈

不是你自己理得欠缺嗎？」張廷標站起身子，一面連聲說是，一面却望着晴鵲標住了一回子。暗想，這娘子是他的妻兒嗎？想不到有這麼的美麗，一時心兒怦然跳動。遂心生一計，立刻向雲生施禮。謝道：「承蒙老兄原諒，小弟感激不盡。請教老兄貴姓大名？不知能否告訴我嗎？」雲生見他打了一頓，反而以禮相答，遂也不好意思和他翻臉了。於是說道：「在下姓白名雲生，客官姓甚名誰？」廷標道：「小弟張廷標，爸爸乃張自忠是也。」雲生暗想，果然是自忠的兒子，遂也毫不介意的說道：「既然你明天會來付賬，那麼你就祇管回去吧！」說着，遂和晴鵲自管回房內去了。廷標望着晴鵲倩影消失了後，還愣住了一回子。店小二在旁冷笑道：「還不走幹什麼？要不如我家主母給你求了情，我瞧你還有這條命？」張廷標不說什麼，遂匆匆的回家去了。他到了家裏，丫環紅杏見大爺走路一拐一拐的，遂迎上來問道：「大爺！你怎麼啦？難道被什麼人欺侮了嗎？」廷標嘆了一聲，連忙扶住了紅杏的肩胛。說道：「不要說起了，爺被人家打壞了。紅杏！你奶奶可在房中嗎？」紅杏吃驚道：「你怎麼被人打壞了？誰吃了豹子胆？敢來欺侮爺嗎？」廷標搖了搖頭，沒有告訴，他已一脚跨進房去。夫人王氏翠英見丈夫這樣狼狽而回，遂驚訝十分的扶他到床上躺下。急道：「你如何被人打得這個模樣？嘴角旁邊沾有血漬哩！啊喲！那可怎麼辦呢？讓我去告訴老太太吧！」廷標連忙把她手兒拉住了，微微的一笑。說道：「這原是我自己不好，你若去告訴了老太太，反叫老太太心裏生氣哩！」翠英一面拿手巾給他搥去嘴旁的血水，一面又拿開水給他喝下。說道：「那麼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你得告訴我呀？難道像咱們這樣人家，就白白的被人欺侮了嗎？」廷標心裏因為看中了晴鵲，所以一定不願和雲生結仇，他就含糊的撒了一個謊，把翠英瞞了過去。這裏翠英叫紅杏偷偷地請了醫生來診治他的傷處，一連的睡了兩天，也就好起來了。這日廷標換

了新衣，帶了五兩紋銀，便欲走出房去。翠英問道：「纔好了一些兒，你又到什麼地方玩去了？我在老太太面前，給你瞞着說有些兒頭痛，假使她老人家知道你被人打傷的話，她還肯放你出門去嗎？我瞧你安靜些在家裏住住吧！別在外面又去鬧什麼亂子了。」廷標搔了搔肩膀，噙着翠英賊忪嘻嘻的笑道：「我的好夫人！今天我是有朋友約我去談一件事呢！你放心，我決不會在外面再鬧什麼亂子了。」翠英道：「你交的朋友一個都沒有正經的，希希前兒有信到來，叫你好好兒的用功讀書，將來也好到京中去幹些兒事情，誰知你成天的胡鬧，我忠心地勸慰你，你祇當耳邊風，假使你再要胡鬧下去，我準定要告訴老太太去了。」廷標走上去，拉了她的手兒，拿到鼻子管上去聞香。笑道：「玉皇大帝的金玉良言，我怎敢不聽從呢？……」翠英恨恨的把他手兒摔脫了，秋波白了他一眼。嘆道：「誰和你涎臉？青天白日的算什麼意思？」廷標笑道：「在我們閨房之中，那有什麼關係呢？我的好夫人！其實我胸中早有很好的才學，假使爸爸叫我進京的話，我準可以做一個翰林院大學士呢！」翠英按了按小嘴，屁了一聲。說道：「大學士？……」祇說了一句話，她忍不住擤着嘴兒又笑起來了。廷標道：「你笑什麼？難道我沒有資格做大學士嗎？」翠英明眸斜睨了他一下，說道：「你有資格做大學士，我就可以做太學士了。」廷標聽她這樣說，忍不住也笑起來了。翠英道：「那麼你今天到底又要到什麼朋友那兒去呢？」廷標被她這麼一問，倒被她問住了。沈吟了一回，說道：「說起這個朋友的才學，比我更是好得多，我到他那兒去討教討教，對於學業上確實進步了不少。夫人！你應該相信我，我將來的前途，也許比爸爸更偉大了。」翠英道：「比希希更偉大，那可除非是做了皇帝了。」廷標把胸部一拍，豎起了大姆指。說道：「不是我說一句海話，也許我將來真有做皇帝的一天。……」翠英伸手把嘴兒一擦，白了他一眼。說道：「幸虧你這話是在我們房中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氣。祇不過將他在令尊大人面前，多給我幫些兒忙，實已感激不盡的了。」廷標連說當然，一面放下珍翠，一面又低低的問道：「那麼老哥藉什麼口才可以把他開成死罪呢？」千通把手指在茶几上彈了一回，又點了點頭笑道：「有了，有了，上月本縣捉獲一名江洋大盜，名叫周虎，已開成死罪，現在和他說通，叫他一口咬定姓白的是同黨，而且還是盜魁，祇要周虎答應，我們佯答應饒他死，這件事情不是就可以成功了嗎？」廷標笑道：「如此甚好，一切有勞費神，待小弟將來重重的相謝老兄吧！」千通道：「都是自己兄弟，何必說謝？」說罷，吩咐擺酒，兩人在書房裏遂開懷暢飲起來。且說晴鶻自從廷標拿話輕薄自己之後，她就勸雲生和廷標不要再交往下去，說這種無賴，和他交友，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雲生點頭笑道：「我也早已明白，並非喜歡和他交友，也無非敷衍着他罷了。」如此匆匆過了幾天，那日雲生夫婦起身。兩人想起昨夜的歡情，大家有些難爲情似的微紅了臉兒，赧赧然的笑了。雲生道：「不知怎的？我竟有些兒心跳心驚，難道有什麼不祥之事發生了嗎？」晴鶻道：「你別胡猜了，一定你沒有睡暢，還是再睡一回兒吧！」兩人正在說時，忽然從外面闖進一般如狼如虎的差役來。不問三七二十一的竟將雲生架上了鐵鍊，捉到縣衙門裏去了。晴鶻這一吃驚，真弄得莫明其妙，她幾乎急得哭起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行分解。

## 第五章 窺破行蹤戲弄鐵頭陀

晴鶻見丈夫突然被差役捉去了，一時她便搖搖跌跌的追了出來。拉住了雲生的身子，淪淚道：「雲生！你在外面到底作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啦？爲什麼無緣無故的要把你捉了去呢？」雲生蹙了眉尖，也

很奇怪的道：「可不急？我也不知是犯了什麼罪？晴鵬！你放心，也許是誤會了，待我到了公堂，再作道理吧！」晴鵬還是依戀不捨的拉住了他，滄淚說道：「我想你在外面可曾和什麼人結過怨嗎？」雲生搖頭道：「沒有，沒有，這幾天我也不常出外，你祇管放心在家，想縣大人決不會冤屈良民的。」正說時，祇見廷標匆匆的走來，一見了雲生，故意驚慌失色的問道：「白老兄！你……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呀？」雲生回眸見了廷標，便忙道：「我也沒有知道呀！」廷標又問差役，差役也推說不知，只到了公堂，自然明白。說着，拉雲生又走。廷標道：「白大哥！你放心吧！有什麼事情，小弟都會給你料理的。」雲生聽廷標這樣安慰，因為他是首相的兒子，所以也就大胆去了。這裏晴鵬淚眼模糊的望着雲生沒有了影子，她才請廷標進裏面坐下。一面吩咐店小二把牌門關上，不做買賣了。一面親自倒了一盃茶，送到廷標的面前。說道：「張爺！對於雲生被捉之事，還請你多多幫忙，那真使人感激萬分的了。」廷標聽了，忙道：「這個理所當然，況且小弟和大哥頗爲知己，如何敢不竭盡心力，救他無罪。不過大哥究係犯了何罪？大嫂不知可會知道嗎？」晴鵬道：「想我丈夫乃一良善之民，平日不作喪心病狂的事，故而所犯何罪？委實並不知道。」廷標道：「那麼只待小弟前往縣衙門裏一探究竟，若有可救助的地方，小弟一定設法是了。大嫂且靜靜的守在家中，不要傷心，我此刻走了。」晴鵬聽了，感謝不止，遂送他出門。回到房中，靜靜的沈思了一回。暗想我當初疑廷標是個無賴之徒，如今瞧來，雲生的无妄之災，倒要他來設法救助呢！如此過了一天，晴鵬見廷標也不見到來，而且縣衙門裏消息沈沈，杳如黃鶴。這就非常的着急，她想雲生這次含冤入獄，想來一定有人暗地陷害，恐怕兇多吉少，萬一果然被他們屈打成招，定了死罪，那可怎麼的好呢？想到這裏，真是痛斷肝腸，不禁獨個兒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店小二張三，聽主母這

樣的哭泣。遂走進來勸道：「事到如今，哭也沒有什麼用處，小的想少爺小姐也許都在羅家集裏，待小的前去把他們喊回來，大家再共商大事，主母聽怎麼樣？」晴鵝聽他言之有理，遂收束淚痕。說道：「那事不宜遲，你快快動身去吧！」說着，遂在櫥內取出三十兩銀子，交給張三。張三整理了一個包袱，他便匆匆的動身趕到大理縣羅家集去了。一路上不敢怠慢，這天到了羅家集，遂在院子門上急急的敲門。來開門的齊巧是黑太歲伍飛熊兒子小黑，他見了張三。便大喝道。「你這廝找的是那家？幹嗎敲得這樣的急？」張三見了小黑那副鬼臉，已經是嚇了一跳。怎禁得他再騰着巨雷的大喝？一時還以為找錯了人家，這就臉無人色的嚇得翻身就逃。小黑見他逃了，遂一個箭步，把他衣領提了過來。張三兩腳發軟，身子已倒在地。拱着兩手，連連求饒說道：「大王爺饒命，小的實在有要緊事情來報信的，你打死了我不打緊，可是把我家主母不是要急死了嗎？」小黑聽他這樣的說，不禁笑了起來，遂放他起身。說道：「我也不是什麼大王，你何必害怕得這個模樣兒？你到底是打從那兒來？究竟要找那一家？趕快的告訴了我，我可以指點你啊！」張三聽他這樣的說，方知他是個好人。遂連忙告訴道：「我是從昆明來的，找羅家集的羅老爺來，有事情告訴呢！」小黑聽是昆明來的，遂忙又問道：「莫非你是姑老爺差來的嗎？……」張三忙道：「對……了……我們的白老爺被縣衙門裏捉去了呢！小黑一聽果然是的，遂慌忙拉了他的手兒，向院子門口奔了進去。兩人一直到了草堂之上，小黑叫他坐下，說道：「你請少待片刻，我立刻就去通報。」說着，身見便向裏面走進去了。不多一回兒，祇見羅鵬飛和秋嵐海蛟兩人走出來。張三一見鵬飛長髯如銀，飄在胸前，十分威嚴，想來定是太爺無疑，遂即上前跪倒請安。鵬飛叫他坐下，說道：「你叫什麼名兒？姑爺犯了何罪？竟被縣衙門裏捉去了。」張三不敢就坐，垂手站在旁邊。說道：「小的張三，原是店中酒

保。家老爺素來不喜多事，時常在店料理事務，此番被捉，真不知是爲什麼事情。主母因獨個兒沒有商量，所以叫小的來老爺那兒找小姐少爺回去，不知我家少爺小姐可在太爺的府上嗎？」鵬飛道：「你家閣小姐已動身到四川去了，那可怎麼辦呢？」秋風道：「父親且不要着急，張三先在舍下住下，我們進裏面和大家去商量商量，究竟如何辦法？」海蛟點頭稱是，張三隨小器下去。這裏鵬飛和秋風海蛟一同步進上房，祇見羅太太歪在床上吸旱烟，簫鳳，春燕，小蛟，小燕，小鳳，成組，等都坐在房中。見了鵬飛，遂一齊站起請安。羅老太道：「聽說有什麼人來找你們，不知有什麼事情嗎？」鵬飛嘆道：「說起來真叫人憂愁的，晴鵬着人來報告，說雲生被縣衙門裏捉去了，那可怎麼辦呢？」羅老太等衆人聽了這個消息，俱各大吃一驚。春燕忙道：「爺爺！這到底是爲了什麼啦？」鵬飛道：「爲了什麼？連來報告的張三都不知道呢？」羅老太這時已哭起來了，說道：「可憐我女兒一個人叫她怎麼辦才好呢？唉！苦命的孩子！叫爲娘的怎不痛心呢？」秋風海蛟被母親一哭，遂上前齊聲的說道：「母親千萬不要傷心，爲今之計，還是我們弟兄倆上昆明去一次，問問了妹妹，再作道理，不知母親以爲好嗎？」這時簫鳳春燕也倒茶的倒茶，揸手巾的揸手巾，勸羅老太不要急壞了身子，事情終可以想法子的。羅老太這才收束了淚痕，說道：「你們兄弟倆肯去一次，我才安心一些了。」鵬飛道：「晴鵬着人來的意思，她是叫兩個孩子回去的，可是現在他們兩個孩子都不在這兒，想來都在四川了，誰去通知他們呢？唉！這叫人心頭煩悶的。」小蛟小燕聽了爺道麼的說，遂一齊說道：「爺爺老人家不用憂愁，我們兄弟倆到舅父那裏走一說好了。」羅老太聽了，却又不放心起來。忙道：「你們這兩個孩子老遠的到四川去，這叫我如何的能放心呢？」春燕道：「不要緊，孩子們原該給他們外面走走的，順便也向舅父請個安。」小蛟小燕聽母親答應，心裏大喜。說道：

「那麼說走就走，我們此刻便要動身了。」秋嵐道：「也好，我和弟弟隨張三也到昆明去了。」於是奮風奔燕忙著給他們整理行裝，大家送著秋嵐海蛟等走出。鵬飛把張三叫來，說大舅爺和二舅爺跟你一塊兒回去，以便商量一切。張三聽了，叩謝不止。伍飛熊在旁邊聽了，便說道：「小的在家沒有事，就跟隨大爺二爺一塊兒去吧！」小黑也知道小蛟和小燕要上四川去了。便笑道：「爸爸跟了大老爺二老爺去，咱就跟着大少爺二小姐一同走吧！」鵬飛笑道：「很好，那麼一路上你們有服侍的人了。」秋嵐，海蛟，小蛟，小燕聽祖父這麼的說，遂也含笑答應。飛熊和小黑心中大喜，當下牽出馬匹，給四人騎上，一行七人，出了院子的大門，分做兩路，各人揚起一鞭，馬兒就向前疾馳了。不說秋嵐海蛟飛熊隨了張三上昆明而去，且說小蛟小黑三人騎了馬匹，一路向四川長壽縣進發。行行重行行，不覺天已入夜。小黑道：「前面有個客棧，我們且進內去借宿一宵好嗎？」小蛟點頭說好，於是三人放馬至客棧門口。誰知那時客棧門口却坐着一個和尚，一面唸經，一面打坐。伙計見有旅客到來，便上前向和尚說道：「大師父！你要化緣，也不是這樣惡勢做的呀！我們小店家，你這樣坐着，攔住了我們的旅客進出，難道我們生意不用做了嗎？」那和尚聽了伙計的話，也不理睬，也不回答，祇管敲木魚唸經。小黑見他好生無禮，心中大怒，正欲下馬上去理論。祇見有個全身素服的少婦，手拿一袋米走出來。向那和尚說道：「大師父！這些兒米你拿了去吧！咱們小店家，拿不出許多銀兩，你要化緣，該到大戶人家去才是呀！」那和尚聽了少婦的話，方才向她微微的一笑，接了米袋，收拾經書木魚，揚長而去了。小燕一面跳下玉兔追風馬，一面向小蛟說道：「哥哥！我瞧那和尚獐頭鼠目，滿臉橫肉，想來決非善良之輩。」小蛟道：「可不是？我也這樣的想呢！」小黑拍馬向前，說道：「管他媽的，待小的追上去把他一劍結果是了。」小蛟喝道：「胡說，你又要圖

騎了嗎？」小黑這才勒住絲繩，跳下馬兒。笑道：「小的說句玩話，爺又當認真的了。」說着話，三人牽了馬匹走了上去。那少婦迎上來笑道：「客官找宿處嗎？裏面有清潔的房間哩！」小黑道：「叫你們伙計快把咱們馬兒牽去餵料吧！」那少婦聽了小黑的聲音，先是吃了一驚，又見他這一副審判官樣的臉兒，這就嚇得向後退了兩步。小燕忙說道：「你別害怕，還是咱們的同伴。」那少婦哦了兩聲，點了點頭，又向小黑望了兩眼。遂叫伙計前來牽馬，一面伴他們到一間臥房。說道：「少爺小姐！你瞧這一間好嗎？」小蛟道：「很好，回頭給我們再開一間，給同伴睡覺。」那少婦道：「隔壁一間也很清潔。」小黑道：「咱睡的倒不要十分清潔，祇要房金便宜一些也就是了。」那少婦笑道：「咱們定的房金都很便宜的，大爺貴姓？打那兒來？上那兒去？最好都在紙上寫明了，近來發生了好幾次強姦殺人案子，所以當地官府對於客棧內旅客都要留下姓名呈報上去的。」說着，把紙筆都放在桌上。小蛟聽了，皺了眉毛。說道：「怎麼近來發生了好幾次嗎？你知道這是誰幹的事情呢？」那少婦搖頭道：「這個我如何知道？不但我不知道，就是官府也偵查不出哩！事情發生終在半夜裏的，聽說他走後，在壁上便畫了一朵梅花，想來這強盜一定是專門採花的。本領可也不錯，鬼不知神不覺，雖然每晚街上全都散佈着差役，却從來也不見那強盜影兒的。」小蛟唔唔應了兩聲，提筆寫了姓氏並去處，且先付了五兩銀子房金。那少婦拿了紙兒，遂含笑走出去了。小蛟奇怪道：「這強盜倒也可惡，咱們既到這裏，非查明白了不可，也好給地方上除去了。」小燕道：「小燕點頭沈吟了一回，笑道：「這個採花盜是誰？我倒已經有些知道了。」小黑目定口呆的問道：「小姐可是神仙了，你怎麼就知道了呢？」小蛟也很希罕，正欲追問。見那少婦泡茶進來，在桌上斟了三盞茶。小燕向他問道：「招待客人怎麼都是大娘自己動手的呢？」那少婦嘆了一口氣，蹙了蛾眉。說道：「那

也沒有辦法呀！羅小姐！我的命苦，假使我丈夫不死的話，我們這家客棧的範圍好好的要擴展哩！」小燕也很表同情的說道：「原來大娘戴的是丈夫的孝，輕輕年紀，真也可惜的。你姓什麼的？」那少婦道：「我夫姓李姓，自己姓陳，幸虧我已有一個兒子，今年也三歲了，所以我現在沒有別的希望，祇要能够把孩子撫養成成人，也就心滿意足的了。」小燕點頭道：「不錯，好在你已有了兒子，將來的福氣就很好哩！」陳氏苦笑道：「像我這樣命苦的女子，也根本談不到福氣兩個字了。羅小姐！你們吃些什麼菜呀？」小燕道：「不論什麼，有什麼就拿什麼好了。」小黑用手拉了拉頸項，咽了一口唾沫。笑道：「有酒最好也喝些兒過癮。」小燕笑道：「陳大娘！你店裏有好的陳酒嗎？」陳氏道：「爺們要喝，當然是有的，那麼我給爺們拿十斤來好嗎？」小黑搖了搖頭，背着小燕，把手兒翻了四翻。陳氏知道他是要二十斤的表示，遂笑道：「反正小店有的是酒，喝多少有多少，儘你們喝是了。」說着，她便走到外面去了。這裏小燕拿了茶盃，微微地呷了一口茶，忽然想起了妹妹剛纔的一句話。遂回頭向她又低低的道：「妹妹！你不是說已經知道那個探花賊了嗎？那麼你告訴我，究竟是誰呢？」小燕一擦眼皮，掀起笑渦兒。說道：「此刻你且別問，回頭你當然也會明白過來了。」小黑笑道：「聽小姐的胡說，回頭你知道了，咱們當然也會知道的了。」小燕不作答，走到窗口旁，把窗戶推開。祇見碧天如洗，月白風清，夜顯得非常幽靜。她手托香腮，明眸望着那一輪光圓的明月，她的腦海裏忽然想起秦天仇這個人來，那副俊美的臉龐兒，這就清清楚楚的浮映在眼前。她心中暗自想道，前兒天仇表哥一路上好心救我，我却一味的祇把他當作偷馬賊看待，此刻回憶起來，還覺得十二分的好笑。如今我們到了四州，天仇表哥突然見到了我，他心裏一定是有說不出的歡喜呢！一回又想，他們上次回家，都欲報圓明僧的血海大仇，不知現在可會報了？假使還沒有報此



大仇，咱們倒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呢！小燕勸個兒暗自慰付，忽聽小蛟喊道：「妹妹！你想什麼心事啦？酒菜都已端上來了呢！」小燕這才回過身子，見哥哥已坐在桌旁，小黑擺了酒壺，正在給他餵酒。他回眸望了小燕一眼，笑道：「小姐！你快來吧！酒是熱的，菜又剛燒好，那喝起來兒可真不錯啦！」小燕一面在桌旁坐下，一面遞給他一個嬌囁。笑道：「你這人瞧見了酒就會哭的，少喝一些兒吧！回頭喝醉了又鬧禍了。」小黑把一盃餚滿的送到小燕面前去，笑道：「今晚喝醉了就睡覺，還到那兒去鬧禍呢？」小燕笑道：「你倒想得安定的，可是回頭也許和人家還有一番廝殺哩！」小黑定住了眼睛，怔怔的問道：「和誰去廝殺。」小燕道：「和採花大盜呀！」小蛟聽妹子這話好像很有把握似的，一時也很納悶。遂問道：「妹妹！你難道真的已經知道這個採花大盜了嗎？那麼也該直爽爽的告訴我呀！」小燕望着哥哥整然地嬌笑了一回，伸手操了壺子，湊在小嘴兒旁，喝了一口酒。說道：「咱們且喝酒吃熱菜吧！」小蛟見妹妹好刁惡的，遂向小黑說道：「你且不要喝酒，妹妹若不告訴，我們不喝酒，瞧她一個人喝好了。」小黑把酒盃已沾到唇兒上了，今聽小蛟這麼的說，又祇好把酒盃委委曲曲的放了下來。向小燕央求道：「好小姐！你要說就痛痛快快的說了吧！叫咱瞧着酒兒乾愈，那是多麼的難受呢！」小燕聽了，抿嘴啾的一笑。說道：「你們不喝，咱一個子喝難道就會喝不下了嗎？噯！這酒的味兒太鮮美了。」說着，還把小嘴兒噴噴的響了兩聲。小黑見他這個模樣，他的涎水兒就從嘴角旁掛了下來。苦笑道：「小姐！你發個慈悲，就告訴了吧！你不告訴，那不是和少爺刁難，簡直有意的和咱在開玩笑呀！假使你再不告訴，我肚子裏的酒蟲都要爬出來了呢！」小燕聽了，忍不住格格地笑得花枝亂抖起來了。遂說道：「你真是個酒鬼，說得怪可憐的，那麼你們一面喝酒，咱就一面的告訴你們吧！」小黑巴不得她有這一句話，他就握起了酒

盃，向嘴裏直倒了下去，喝得來淋淋漓漓的滿嘴吧。小蛟笑道：「瞧你這個樣子，好像有三年不會喝酒了。」小黑道：「喝酒要痛快，一口氣至少得喝三大盃。」說着話，又連篩了兩盃，咕嘟咕嘟的直喝了下去，小燕笑道：「你這不是在喝酒，簡直是在牛飲了。」這句話說得小蛟也嘔噁的笑了。小黑道：「牛飲也好，咱本來就是隻小黑牛呢！」說着，握了酒壺，又給小蛟篩酒。但小蛟酒盃上還是滿滿的，這就說道：「少爺！你太客氣了，幹嗎一口酒也不喝呢？」小蛟道：「我這人說話向來是作準的，妹妹假使不先告訴了我，我就不喝酒了。」小黑笑道：「小姐！你聽見了沒有？還是快些兒告訴給咱們知道吧！你害少爺餓肚皮，這可不是玩的呀！」小燕道：「其實探花大盜究竟是誰？我也並不知道呀！那無非是我的猜測罷了，準不準也還是一個問題哩！」小蛟道：「那麼你猜的是誰呢？」小燕道：「我想恐怕就是剛纔坐在當門口那個化緣和尚吧！哥哥的心裏不知也以爲然否？」小蛟沈吟了一回，點頭道：「也許是的，我見他瞧了陳大娘後，那變賊眼色迷迷的樣子，可見他是個貪色的和尚了。」小燕拍手笑道：「對啦！我也是瞧到了這一點，所以纔疑心他的。假使他果然是個探花大盜的話，今夜他一定會到大娘臥房裏去強姦的，咱們留心一下是了。」小黑道：「入他的娘，一個賊禿有多大的本領，他若到來，待小子把他生擒是了。」小蛟笑道：「你又吹牛了，回頭咱瞧你的顏色吧！」小黑把胸口一拍，連連的又喝了幾盃酒。笑道：「咱多喝了幾盃酒，回頭就是妖怪精到來，咱也不會怕哩！」小蛟笑道：「那你的胆量，原來還是全仗着這幾杯的酒哩！」小熊聽哥哥這兩句諷刺他的話兒，忍不住捂着嘴兒又失笑起來了。三人一面喝酒，一面談笑，不知不覺的已到了二更多的時分了。小燕道：「好了，咱們還是吃飯吧！喝得太醉了，恐怕要誤事情了。」小黑於是大聲喊伙計盛飯，伙計匆匆的端了一隻飯桶進來，口裏還答應着來了來了。小燕道：「你

們的主婦呢？」伙計把飯盛上，放在三人的面前。說道：「哦！咱們的老闆娘去睡了，因為她有小孩子，吵着要娘一塊兒睡的。」小燕點了點頭，於是三人就匆匆的吃飯。夜是非常的靜悄，因為窗戶是閉着，所以微微地還吹進來幾陣夜風，把燭火吹動得搖幌起來。伙計聽了，遂去關上了窗戶。誰知就在這當兒，小燕忽然聽到了一陣敲木魚的聲音，觸入到耳鼓。這就向小蛟丟了一個眼色，努了努嘴。低低的道：「哥！你聽，怎麼樣？」小蛟也早已聽到，遂點了點頭。笑道：「妹妹料事如神，真不愧是個女諸葛哩！」小黑聽了他們的話，好生不解。遂怔怔的問道：「少爺小姐！你們在說些什麼話呀！」小燕見他臉兒黑裏透紫，真怕得彷彿是個活閻羅。遂振嘴笑道：「你不是說會生擒探花大盜嗎？現在這探花大盜是已經來了，等會兒咱們瞧你把他生擒吧！」小黑聽了這話，不禁把身子抖了一抖。說道：「小姐別和咱開玩笑，你如何又知道探花大盜來了呢？不知他到底是人還是鬼呢？」小燕笑道：「憑你那副臉蛋兒，就是鬼見了你也會害怕哩！因為你是個活閻羅呀！」小燕這兩句話，說得大家又忍俊不置了。小蛟道：「妹妹！咱們且不要說笑話了，事情既料着了八九分，那麼咱們也該有個準備才是。」小燕道：「不錯，那麼陳大娘怪可憐的，咱們也不忍給她受驚嚇呀！」說着，向伙計吩咐道：「請你把陳大娘去喊來，咱們有事情跟她說哩！」伙計連聲答應，遂匆匆的去喊了。這裏小黑真弄得莫明其妙的，向兩人愣住了一回。問道：「少爺小姐！你們到底鬧的什麼玩意兒？探花大盜今夜難道一定要到這兒來了嗎？」小蛟點頭道：「當然要來的，回頭還得請你把他生擒了。」小黑把胸部一拍，說道：「怕什麼？憑小黑這一分力量，難道會抵敵不過一個探花賊嗎？」小燕笑道：「那你就有勇氣了。」正說時，祇見陳氏睡眼惺忪的進來。向小燕問道：「羅小姐呼小婦人到來，不知有什麼吩咐嗎？」小燕回眸瞟她一眼，向她笑了一笑。低聲問道：「陳

大娘！儂也知道今夜有殺身之危險嗎？」陳氏被她這麼的一問，她的粉臉兒頓時變了灰白的顏色。失聲道：「小婦人委實並不知道，敢請羅小姐詳細告我是幸。」小燕道：「你剛纔所說的那個採花大盜是誰？你可知道嗎？」陳氏聽小燕說話包含了一些神祕的樣子，一時倒誤會他們三人是採花大盜了，所以心中一急，兩腳發軟，這就向小燕跪了下來。求儂道：「羅小姐！小婦人實在不知道採花大盜是誰，可憐小婦人命薄如紙，終得請羅小姐發個慈悲心，把我救一救吧！」小燕見她說完了這兩句話，眼淚便像雨點一般的滾了下來。這就伸手把她扶起，柔聲兒安慰她道：「陳大娘！你不用害怕，咱們既知道了這一件事，終不讓你受一些兒委曲的。」陳氏聽小燕這幾句話，又覺得他們不像是個歹人。遂向她又問道：「羅小姐！那個採花大盜究竟是誰？小婦人實在太明白了。」她一面說，一面却把眼睛向小黑望。但既望了後，她那顆芳心不禁又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了。小黑似乎有些理會她的意思，便拿手指兒點着自己的鼻子管。說道：「陳大娘！你不要誤會吧！我的臉蛋兒雖然害怕，但我的心眼兒並不壞，我可不是什麼採花大盜，你不用向我老望着呀！」小蛟姊妹倆聽惹大說出了這幾句話，忍不住又嚶嚶的一聲笑起來了。陳大娘雖然心裏有些害怕，但也不免好笑起來了。小燕道：「你問採花大盜到底是誰？其實咱們也不知道。祇不過照咱們眼光瞧來，那個化緣的和尙終不是善良之輩。你不聽此刻已經更深半夜了，大街上還有敲木魚的聲響嗎？咱們想其中必有緣故。你假使相信咱們的話，那麼你應該聽從咱們的吩咐，使你可以避去這個危險的雜關。」陳氏側耳細聽，果然有一陣木魚的聲響，在靜夜中敲得十分的清晰可聞，她猛可想起傍晚這個化緣的和尙，確實是非常的兇惡，而且在兇惡之中，更有些鬼頭鬼腦的神氣。莫非他借化緣爲由，果然是個採花大盜嗎？不然更深半夜，他還在大街上作什麼呢？於是使她又想起那和尙臨走時對自己一笑，顯然也

是含有意思了。想到這裏，她的全身感到一陣寒意，頓時瑟瑟的顫抖起來。向小燕跪下求道：「羅小姐！被你這麼的一說，我也愈想愈對了，那個和尚準是採花大盜無疑。唉！那可怎麼辦呢？羅小姐！你千萬可憐我就救救我吧！」小燕見她又跪下來，遂把她扶起。說道：「陳大娘！你放心，假使我們不存心救你的話，還會叫伙計來喊你嗎？現在你抱了孩子，且睡到這裏房中來，你的房裏，就給咱們三個人去睡吧！」陳氏又很担心的說道：「那麼羅小姐三個人是他的對手嗎？」小燕道：「一個賊禿，放在什麼心上？我們此刻且跟你一塊兒到房中去吧！」說着，遂和小蛟小黑一同跟陳氏到臥室。陳氏拍醒床上的孩子，她抱着走出房外去了。小蛟向小黑望了一眼，笑道：「這張床今夜就請你睡了，回頭這賊禿若來強姦你，你就不妨把他樂一回子吧！」小黑笑道：「這個臭東西，誰高興和他樂一回子？他媽的！咱回頭請他嚐嚐老子的拳兒呢！」小燕把秋波白了他一眼，微微紅了兩頰。嘆道：「別胡說白道的亂講了，時候真的不早，我們也該預早防備起來。」小黑微微的把舌兒一伸，他便一骨絡跳到床上去睡下了。正在這個當兒，小蛟聽木魚聲已經停止，遂和妹子丟了一個眼色。小燕會意，吹熄室中的燈火，她和小蛟各執陰陽二劍，把身子退到靠窗的壁兒上去。小黑在床上問道：「少爺小姐到那兒去呀！」小蛟道：「不是在房中等着他嗎？你害怕嗎？」小黑大聲道：「咱害怕一個賊禿，也枉爲做個小黑牛了。」小燕笑道：「別扯高了嗓子說話了吧！當心就要來了。」小黑應了一聲，把被兒拉拉好，兩眼向窗戶外偷偷地望。四周是靜悄悄的，一些兒聲息都沒有。約莫頓飯時候，忽然格格的一聲，就有一柄雪亮的戒刀從窗縫中戳進來。接着嗒的一聲，彷彿有塊石子投到室中來似的。小黑知道他是投石問訊的意思，遂一聲都不響。又過了一回，窗戶開處，果然見那個和尚輕輕的跳進房中。他慢步地挨近到床邊，伸手先在小黑臉兒上摸了一摸。小黑雖然生得臉若

判官，因爲年紀幼小，所以還不會生有鬚髯，摸上去還有些滑膩的感覺。那和尚心裏蕩漾了一下，那下面的便倔強地跳動起來。他情不自禁撲了下去，嘴兒先在小黑臉上吻了兩下。小黑被他一吻，因爲那和尚是生着滿腮鬚髯，所以頗覺奇癢難當。他噁了一聲，把兩臂張開，猛可抱住了他的脖子。還逼尖了喉嚨，嬌滴滴的叫道：「大師父！你來得真好呀！叔家獨擁繡衾，實在是怪冷清的哩！……」這幾句話未完，小黑立刻在他胸後狠命的一拳，大聲的喝道：「好個大胆的採花賊，今日活鬧羅在此，汝之死期到矣！」那和尚聽小黑的嬌滴滴聲音已覺有異，此刻破毛竹似的喝嚦，心中更是吃了一驚，遂連忙把他推開。不料說時遲，那時快，那和尚的背脊早有一柄雪亮的劍峯直劈下來了。不知那和尚死活如何？且待下回再行分解。

## 第六章 山窮水盡欣逢小孟嘗

諸位你道這個和尚是那一路人物？原來他是圓明僧的師兄，法名鐵頭和尚，乃鱉湖祖師玄空道人的開山大弟子。本領高強，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尤其內功，更是非常了得。祇不過他和圓明僧有同樣的劣根性，就是喜歡女色，一見嬌美的女子，便卽入夜前去強姦。而且心腸毒辣，姦後必定把她殺死。他在這個鎮上已姦殺了好多個的女子，今日見了陳大娘之後，他便又起了慾念，所以到三更時分，趁前來採花。不料事情早被小燕冷眼識破，這也是鐵頭和尚合該倒霉的了。這且不提，再說鐵頭和尚突然被小黑破毛竹似的聲音一喝，知事不妙，遂慌忙推開小黑，身子向後倒退兩步。誰知身後的小蛟，早已搶步上前，舉劍向他背脊上直劈了下去。鐵頭和尚覺得背脊上有股子涼氣直逼，竟透到胸口上來。知道身後有人暗算，而目那劈下的傢伙必定還是一件寶物。他心裏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覺得躲避是萬萬也來不及，事到如

此，也祇好運足內功，把他一股子針鋒似的氣功，籠住了他的全身。說時遲，那時快，小蛟的太極陽劍，早已斫到他的背部。祇聽叮噠一聲響亮，那柄劍兒彷彿斫在刀口上似的，立刻火星直冒，瑟瑟有聲。小蛟以爲這一劍下去，賊禿必死無疑，想不到自己寶劍削鐵如泥，竟殺不掉一個賊禿，方知那賊的本領，確實高人一等。心中在一驚之後，他急把劍兒抽回，向他下三路斫了過去。鐵頭和尚雖然厲害，但受着了這一劍之後，到底也感到喫驚，所以在小蛟把劍鋒向下三路劈來的時候，他縱身一躍，早已跳出窗戶外去了。小黑躺在床上，本來早欲跳起來捉拿鐵頭和尚，今見少爺寶劍斫他不入，知他厲害，所以躺在床上不敢起身。現在又見賊禿跳出窗口，方才虛張聲勢，大喝一聲臭王八蛋！敢來強姦老子，入你的娘！老子把你打個半死！其實小黑的本領，都是在一張嘴兒上，等他趕到窗外，祇見少爺小姐和那賊禿早已在院子裏大戰起來。鐵頭和尚見這一男一女，年紀祇有十六七歲，本領却是十分高強，而且手中兩柄寶劍更是舞得生龍活虎。因爲自己背部略受微傷，所以無心戀戰，此刻又見窗外跳出一個黑臉大漢，聲若巨雷，一時也不知他究竟係何人，覺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說聲好小子，咱們後會有期，他便借土遁而逃了。小蛟那裏肯放走他，遂把身子一搖，也借土遁追隨其後。鐵頭和尚却沒有知覺，他急急趕了一程路，遂從地上現身而出。祇見前面是個濃密的森林，他就在一塊大石上坐下，嘆了一口氣。說道：「咱家縱橫天下三十餘年，從來也不會受過一次虧，想不到會在這般血毛未乾的小東西身上失風，豈不叫吾羞慚嗎？咱家若不報此一劍之仇，誓不爲人！……不料話還未完，突然聽得有人喝道：「狗和尚！小爺在後追隨多時了！汝有本領，祇管向小爺報仇就是了。一鐵頭和尚定睛一瞧，原來見那小子已站在前面了。一時又驚又憤，遂大罵小子，大師父發個慈悲，饒了你們，誰知你偏不罷手，竟敢趕來送死嗎？說罷！翻身跳起，拔出戒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找個宿處休息休息，再作道理吧！」小燕於是收東淚眼，和小黑跨上馬背，向前走了一程路，不覺到了一個村莊。這時天已大明，村中農民，都荷鋤往田裏去工作。小燕到了一個院子門口，和小黑跳下馬背，見那邊有個村婦正在晒衣服，遂上前求宿。村婦是個年輕的姑娘，便含笑答應，請她進內。小黑牽了馬匹，也跟着進來。那村婦驚訝地問道：「這位爺就是姑娘同來的嗎？」小燕知道她的意思，便說道：「他是咱的家僕，你們不用害怕的。」村婦這才放心，遂給他們伴到一間房中。小燕向小黑道：「你把馬兒去餵了料，也來睡一回子吧！」小黑答應自去。這裏小燕歪倒床上躺了一回，不料竟頭暈目眩，全身發熱，好像病起來了。待小黑進房，聽小燕有呻吟之聲不絕於耳。這就急道：「小姐！你怎麼啦？有什麼不舒服嗎？」小燕道：「不錯，我竟病起來了。這兒不知是什麼地方？可有大夫請的嗎？」小黑道：「我給小姐去問問這兒主人吧！」正說時，那村婦泡茶進來。小黑遂問道：「請教大娘貴姓？這兒是什麼地界了呀？」村婦道：「敝姓王，這兒是巴縣地界了。你這位小姐可是病起來了嗎？」小黑道：「可不是？王大娘！這裏有著名的大夫嗎？」王大娘見他皺了濃眉，很憂愁的樣子。便說道：「村中沒有好的大夫，除非離此五里路的市鎮上，那邊就有很好的名醫了。」小黑道：「那麼咱的小姐請大娘多多照顧一些，咱立刻就去請大夫，明兒咱小姐病愈，就重重的謝你是了。」王大娘道：「出門人最怕的是生病，所以咱是很同情你們的，你不必說謝的話，咱一切都給你代為照顧的。」小黑聽了，謝個不住，身子便向門外匆匆的走了。他一口氣奔進了城，祇見那條興盛大街非常的熱鬧，來來往往的人兒不絕。小黑捨了頭兒，祇管找尋醫生的牌子。誰知醫生牌子沒有找到，却見到復興酒館四個大黑字。這就肚子裏一陣怪叫，他嘴角旁的涎水兒又流了下來。暗想，昨晚一夜未睡，此刻又近午時，肚子裏還沒有落過一些食物，可憐也無怪它要

吵鬧起來了。他這樣一想，身子便不由自主的走了進去。一直到了樓上，酒保招待入座。小黑道：「快拿一盤紅燒羊肉，十斤陳酒，愈快愈好。」酒保答應一聲，不多一回，酒菜早已送上。小黑遂獨個兒狼吞虎咽的吃了一個痛快，拿手巾把嘴一搥。暗想，咱自己吃飽了，可憐小姐不知病得如何模樣兒了呢？想到這裏，他便起身就走。酒保瞧此情景，遂上前一把拉住。說道：「喂！客官你怎麼不付賬就走了？這兒可不是專門供給人家用白食的呀！」小黑被他這麼一說，便回頭瞪了他一眼。喝道：「入你的娘！你滿嘴裏胡嚼些什麼東西？咱因為有要緊事情，所以一時忘記了，豈要吃你的白食嗎？」酒保見他這副可怕的臉兒，遂含笑說道：「小的原說錯了話，爺現在就付了錢走吧！小的要去交賬哩！」小黑道：「忙什麼？……」他說了三個字，却把伸進袋內去的手兒，却再也回不出來了。呆了半晌，方才說道：「哦！對不起！我出門時忘記帶了錢，請你在賬上掛一掛，我回頭立刻就送來是了。」酒保道就冷笑了一聲，把他身子拉住了不放。說道：「你這不要臉的黑鬼，可不是明明的來吃白食嗎？哼！你睜開了眼睛瞧瞧，這兒的主人可不是好欺侮的呀！」小黑從來也不會給人家這樣辱罵過，一時氣得怪叫如雷，猛可伸手刮了他一下耳刮子。這一下的力量，少說也有二三百斤，酒保那裏抵擋得住？身子便向後跌了一個跟斗。小黑見他元寶翻身，忍不住哈哈的笑道：「好個不中用的奴才！胆敢出口傷人？小爺若不給你一個教訓，你怎知小爺的厲害。」那時酒保早又翻身爬起，拉住了小黑。大聲說道：「你這人好不講理的，既吃了白食，還敢動手打人，難道沒有了王法嗎？」這時許多食客都圍攔來瞧熱鬧，議論紛紛，有的說酒保不該得罪客人，有的說小黑不該動手打人。正在這個當兒，忽聽有人嚷道：「好了，好了，范大爺來了。」隨了這句話，食客都散了開去。小黑抬頭見有兩個男子，武士裝束，年紀四十左右，生得威風凜凜。那個姓范的見酒保拉住了小黑，

便走上前來，叫他放手。一面問道：「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情？你且好好兒告訴咱吧！」酒保見了范大爺，遂按住自己通紅的臉孔，哭喪着臉兒訴說道：「范大爺！這個客官真正豈有此理，吃了酒菜，也不付賬，就拔脚走了。小的向他要錢，他不但付，而且還動手打人，大爺！你瞧！他把小的臉兒都打腫了。」范大爺聽了酒保的告訴，便向小黑望了一眼。暗想，好個氣概昂昂的英雄。遂含笑問道：「客官貴姓大名？如何吃了酒菜不付帳？還要動手打人呢？」小黑忙道：「在下姓伍名小黑，這次和我家少爺小姐從大理縣來四川，路上和一個採花和尚交戰，咱少爺突然失蹤，小姐以爲少爺被害，傷心了一場，因此病倒在鄉村人家。咱要緊進城裏來請大夫，一時忘記帶錢，請他賬上掛一掛，回頭帶來便可還清。不料這廝開口罵人，說咱是個吃白食的黑鬼，你想，氣不氣人嗎？」范大爺回頭向酒保笑道：「可不是你也有不是之處，不知吃了多少銀子？」酒保道：「五錢六分。」范大爺道：「那麼你就付在我的賬上了。」小黑見他這樣熱心仗義，遂也向他拱手作揖。問道：「請問老丈貴姓大名？多蒙代付茶賬，實使小孫感激萬分。」酒保在旁說道：「這位是小孟嘗范人龍大爺，咱給你代爲告訴了吧！」人龍笑道：「小英雄！你快不要客氣，咱們且找個坐處談談好嗎？」小黑道：「范老丈吩咐，敢不尊命。奈咱的小姐病得很厲害，所以趕緊要去請大夫呢！」人龍笑道：「小英雄！你不知道嗎？這位顏老丈便是有名的醫士，你還去請什麼大夫呢！」小黑聽了這話，向人龍旁邊那個男子打量了一回。說道：「原來這位顏老丈就是名醫嗎？敢問大名叫做什麼？」顏老丈微笑道：「老朽草字小平，黑哥兒的小姐不知姓甚名誰？」小黑道：「咱的小姐乃是羅海蛟的女兒，名叫小燕。」人龍一聽羅海蛟三字，覺得頗爲耳熟，這就沈吟了一回。說道：「羅海蛟？……哦！哦！……莫非就是當年這個解吾圍的英雄嗎？……」說着，又向旁邊顏小平道：「你可記得十八

年前有個拚命三郎錢忠，和我們謝花院裏結了仇，後來約圓明僧來和咱們尋事，不是全虧羅海蛟，柳文卿，伍飛熊等一般英雄前來解圍的嗎？」小黑不待小平回答，就嚷着道：「不錯，范老丈說的那個伍飛熊就是咱的老子。」人龍聽了，心中大喜。遂忙說道：「原來如此，那麼你的小姐可說是咱恩人的女兒了，咱理應報答，請你快快帶我們去瞧瞧她吧！」小黑聽了這話，樂得跳起來。說道：「如此甚好，有勞兩位，請隨小的來吧！」於是三人匆匆出了復興館，一齊到城外黃葉村裏去瞧小燕的病兒去了。諸位瞧過太極陰陽劍說部的讀者，當然明白范人龍和顏小平是何等樣的人了。原來范人龍綽號小孟嘗，爲人慷慨豪爽，與顏小平乃八拜之交。大平的爸爸顏德公，和柳文卿還是個師兄弟，本領十分高強，他一向隱居在燕子坡裏，十分逍遙自在。平素對於醫學大有研究，所以小平在父親那裏也學得很好的醫理。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小黑伴兩人到黃葉村，王大娘道：「你可會請了大夫到來嗎？你的小姐此刻倒好得多了，我已服侍她吃過一些兒稀粥了。」小黑連聲道謝，一面請人龍小平進房。小燕這時已倚臥床上，見了兩人，便向小黑問道：「這兩位是誰？」小黑遂給大家介紹道：「這位是范人龍老丈，這位是顏小平老丈，說起來和咱的二老爺還是朋友呢！」小燕聽說，略欠了身子。招呼道：「范老伯！顏老伯！你們請坐，想姪女抱病在身，不能遠迎了，還請海涵是幸。」人龍小平坐下，小黑倒上兩盃茶。人龍問道：「羅小姐的令尊可不是叫羅海蛟嗎？」小燕點頭道：「正是，想來與兩位老伯是好朋友了。」人龍遂把十八年前的事情向小燕告訴了一遍。小燕聽他提起柳文卿，遂忙說道：「柳文卿是咱的舅爹，兩位也熟悉嗎？」小平驚奇地道：「哦！原來柳文卿就是你的舅父，這樣說來，你的媽媽可不是女俠柳春燕嗎？」小燕聽他這樣問，可見母恩當年的威風，一時心裏十分喜歡，她臉上的笑兒不禁掀起來了。說道：「柳春燕正是咱的媽媽，這次

和哥哥小蛟原到舅父家裏去的，不料哥哥和一遇採花和尚交戰，竟不知下落了。如今咱又生了病，所以真是煩悶。」人龍道：「舍間離此不遠，咱聽還是到舍間去養病吧！顏老丈是個名醫，羅小姐一些兒小病，給他開一張方子，吃了兩劑藥，也就好起來了。祇不過羅小姐不能起床，那到很是麻煩。」小燕道：「不妨事，咱勉強還能騎馬。」說着話，身子已從床上跳了下來。小燕於是把馬牽出，小燕拿出十兩紋銀，謝了王大娘，大家便進城到范人龍家裏去了，范夫人歐陽月，乃是恆俠歐陽德的孫女兒，那年和晴鵝也盤桓了多日。這十八年來，膝下却無子女，所以見了小燕，滿心歡喜，晚上親自服侍，十分愛護。小燕感激萬分，過了幾天，病兒也就好了起來。曉月見小燕嫵媚可愛，嘖嘖稱羨不止。小燕因感其情，遂拜她作爲乾娘。曉月心裏這一歡喜，真把嘴兒也笑得合不攏來了。這天小燕和曉月坐在房中正閒談着，說起哥哥生死未卜，小燕免不得又暗暗傷心了一回子。誰知道這時小黑匆匆的奔了進來，向小燕悄悄地告訴道：「小姐！咱們遇見的這個採花和尚，誰料他到這兒門口來化緣來了。」小燕聽了這話，陡然變色。說道：「咱正欲爲哥哥報仇，想不到他自來送死，也好，咱立刻前去和他見個高低。」說着，拿了太極陰陽二劍，便欲走出去了。却被曉月拉住道：「羅小姐！你且息怒，這惡僧來意不善，咱們還是不要和他計較才好。待你乾爹回來，再作道理吧！」小燕如何耐得住氣憤？便說道：「乾娘放心，孩子出去自有道理，決不會給他欺侮的。」說着話，身子已向門外奔了。小黑恐她有失，遂也從後跟出。小燕到了大門口，祇見那個和尚坐在當路閉眼唸經。門役和他理論，他却假裝木人，一些也不理睬。小燕聽此情景，真是恨到心頭，遂不問三七二十一的把兩柄寶劍向他頭頂上直劈了下去，鐵頭和尚正在閉眼唸經，突然感到腦部有股子寒意直逼，急忙睜眼瞧時，原來又是那個小姑娘用劍劈來。假使是平常的劍兒，他真也不放在心上。因爲此劍削

纒如泥，所以他也吃了一驚，立刻把身子仰開，誰知小燕見他避過兩劍，遂就地一滾，飛起一腿，竟把鐵頭和尚踢出了兩尺多遠。鐵頭和尚萬萬也料不到一個小姑娘竟有這一分力量，他立刻翻身躍起，把手指向他一點。小燕見他用內功傷人，遂也把小嘴撮起，輕輕吹出一道氣光，抵住他的劍光，祇聽瑟瑟的聲音，響個不住。這時小黑從他背後繞了過去，他握緊鐵鏈似的拳兒，在鐵頭和尚的背部狠命的一拳。這冷不防的一拳，至少有一千多斤的分量，鐵頭和尚啊啷了一聲，他的身子倒撲地而倒。小燕一見大喜，正欲搶步上前，舉劍就劈。不料他又縱身躍起，向前飛奔而逃。小燕如何肯放鬆他？遂和小黑在後緊緊追隨。約莫奔了二十多里路程，却不見了鐵頭和尚的影子了。小燕因為見前面森林密佈，所以不敢輕進。向小黑問道：「這兒是什麼地方了？」小黑道：「前面就是青峯山，山上有個白雀寺，莫非這和尚就是寺內的賊禿嗎？」小燕道：「不錯，咱們且去瞧瞧究竟吧！我記得白雀寺的當家原是圓明僧，他是咱們的公敵，這個和尚莫非就是圓明僧嗎？」小黑沈吟了一回，說道：「也未可知，我們且上去再作道理。」當下兩人飛身越上山巔，祇見山頂上果有一寺，上書白雀寺三字。四圍巖頭，高可二丈餘。小燕和小黑仗劍闖進山門，到了大雄寶殿，祇見有個小和尚走了出來，見了兩人。便上前說道：「客官可進香嗎？」小黑大喝一聲，上前把他抓住。罵道：「進什麼香？小爺問你一句話，你若真有半句虛言，哼！定然取你狗命！」說着，把手中的劍鋒向他喉間一擱。嚇得小和尚臉無人色，跪在地上，叩頭不已，說道：「我的親爹！你饒了咱的狗命吧！有什麼話祇管問，可是千萬別殺了咱吧！」小黑見他嚇得這個模樣，忍不住又覺得好笑。遂說道：「這兒當家可不是圓明僧嗎？」小和尚說道：「從前是圓明僧，現在卻換作鐵頭和尚了。」小黑道：「那麼圓明僧到什麼地方去了？」小和尚道：「他被衆小俠報仇殺死了。」小黑聽了，向小燕望了一眼。

小燕點了點頭，也低聲問道：「前幾天可有一個少年，被你們當家捉上來嗎？一小和尚想了一回，說道：「有的，他是被鳴鸞仙姑捉來的。」小燕蹙了眉尖，暗自唸了一聲鳴鸞仙姑。又怔怔的問道：「是個女子嗎？」小和尚道：「不錯，她是一個尼姑。」小燕忙道：「現在那少年在那兒？可曾被他們殺死嗎？」小和尚道：「關在地道中，死活如何？却不知道。」小燕道：「寺院之內何來尼姑？你們當家想必是偶作惡之徒，是不是？」小和尚道：「自從圓明大師父死後，這裏公推廣清和尚做當家，從此安分守己，不作污穢之行爲。不料前幾天來了一個鐵頭和尚，他說圓明僧是他的師弟，既然已經死了，這當家該他做的，所以把廣清和尚趕出山門，從此寺院內又暗無天日。姑娘！這不是咱們小和尚的罪惡，實在是鐵頭和尚的該死呀！」小燕小黑聽他這麼的說，覺得這話倒也不錯。遂說道：「那麼你指點給咱們到地道的去處，咱們一定不會加害你的。」小和尚聽了，連聲道謝。遂陪伴他們到一間禪房，裏面有幾尊佛爺，小和尚伸手指在佛爺的肚臍眼裏按了按，誰知小燕和小黑站着的地板便活動起來。小燕卒不及防，身子就跌了下去。小黑一隻腳還站在地上，所以縱身一躍，他沒有掉落下去。一時心中大怒，立刻把小和尚抓來。罵道：「你這口是心非的忘八！該是你的死期到了。」說罷！揮劍便斫，祇聽嘩的一聲，火花飛濺之處，人頭早已滾落在了地了。小黑既殺了小和尚，心裏暗暗盤算，照他剛纔說的話中猜想，那個採花和尚想來就是鐵頭和尚了。而日咱的少爺還關在地道中，大概也沒有被殺吧！咱一個人想來難以把他們救出，何不回去告訴范老爺，叫他請幾位大俠前來一同破獲，豈非是好？否則這兒機關衆多，咱不是也白白的送死嗎？小黑想定主意，遂悄悄地溜出白雀寺來。一路的急急下山，趕回城中。經過一家酒店的門口，他的肚子不免又咕咕地叫了起來。於是他就一脚跨了進去，誰知齊巧被白猶龍兄妹倆瞧見了。當下小鵲站起身子，嘆了一聲。



招手叫道：「你你……不是小黑嗎？怎麼卻會到四川來呀？」小黑見了小鵲，真彷彿是遇到了救星一般，遂奔了過來，叫聲白小姐！他便嗚咽地哭泣起來了。這一來把個猶龍小鵲都吃了一驚，遂拉他坐下。急急問道：「老大個子兒，有話快些告訴吧！哭起來算什麼意思呢？到底又發生了什麼變故了？小黑收束淚水道：「事情說來話長，咱的小姐和老爺都已陷在白雀寺裏了呢！」猶龍道：「什麼？白雀寺的圓明僧已死，他們這般和尚都已改過自新，怎麼又作惡起來了嗎？」小黑因為還不會見過猶龍，遂向小鵲問道：「表小姐！此位爺是誰呀！」小鵲因為要緊問話，所以忘記介紹，此刻被小黑一問，遂說道：「他就是我哥哥猶龍。」小黑哦了一聲，一而行禮，一而又道：「咱們此番原來是找尋兩位，因為姑老爺被縣衙門裏捉去了。」猶龍小鵲一聽爸爸被捉，急得雙淚交流，急問是爲了什麼事？小黑道：「爲了什麼事咱也不知道，好在太老爺二老爺已動身到昆明去了。現在最要緊的是先把咱們小姐少爺去救出了，否則，他們的性命也許會發生危險，白猶龍小鵲知大舅父二舅父已到母親那兒去了，心裏略爲放下。一而又問明了小黑的經過，於是匆匆吃畢，他們三人便奔向青峯山白雀寺裏去了。不知二人能否救出？且看下回再說吧！」

## 第七章 白雀寺中小燕險遭劫

我們要說到拿出迭魂帕來把小蛟迷倒的那一個道姑，原來她就是小和尚告訴小燕聽的這個鳴鸞仙姑。她是了凡師太的師妹，因爲兩人發生了意見，各走極端。所以鳴鸞仙姑的生活，從此也荒唐起來。鐵頭和尚正在漸漸不支的時候，突然見鳴鸞仙姑把小蛟迷倒，心裏真是非常的快樂。一面向她道謝，一面上前便欲把小蛟結果。卻被鳴鸞仙姑拉住了，向他瞟了一眼。笑道：「道兄！你且住手，這孩子很可愛，貧尼把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火光融融，已燒得非常厲害。烟霧把三人迷得幾乎睜不開眼睛來，因為四面是火，大家弄得無路可走。小蛟急道：「龍哥！你負着小弟，甚爲不便，事到如此，還是丟下了咱，你自己逃命吧！」猶龍那裏肯依，說道：「蛟弟！此話如何說起？要死大家也死在一塊兒。」這時濃烟更密，火勢愈旺。三人因爲不會火遁，所以竟無法可想。小鵝嘆道：「咱囑小黑放火，想不到竟害了咱們自己了。」三人正在束手待斃，忽然見東首壁上突然開出一個大窟窿來，祇聽小黑破毛竹似喉嚨大叫道：「小姐！少爺！你們快向這兒奔出來吧！」猶龍等三人一見大喜，遂急奪路而走，竄過窟窿，到了大殿之上，祇見火勢更旺。小黑道：「白雀寺已全部燒了，咱們快下山去吧！」於是四人奔出山門，大家逃下青峯山來。回頭見山上白雀寺，都已被火光所包圍了。時已暮色籠罩大地，所以上空映得滿天血紅。把一般走獸嚇得四處亂竄，飛禽也遠遠避開。猶龍道：「上次沒有斬草除根，至今日又有如此禍患，早知這樣，當初就可以把它一棒火燒了。現在咱們怎麼樣呢？不是該找個地方讓蛟弟休息休息嗎？」小燕道：「咱們原就攔在小孟嘗范老伯家裏，你們跟咱一塊兒進城吧！」於是一行四人，匆匆的回到范府。人龍夫婦倆正在萬分憂愁，今見小燕等回來，不覺大喜。遂忙問道：「羅小姐！你追着這個賊禿是到那兒去的？咱回到家中，你乾娘告訴我這個消息，那可把咱真急死啦！」小燕道：「乾爹！這個賊禿名叫鐵頭和尚，原來就是圓明僧的師兄，他盤居白雀寺中，無惡不作，現在給咱們一棒火燒了。孩子給乾爹介紹，這位是表哥白猶龍，這位是表妹白小鵝，這是咱哥哥小蛟，被一個妖尼迷得這個模樣，那妖尼人煩悶！」猶龍小鵝聽了，慌忙向人龍行禮。人龍一面答禮，一面瞧猶龍背上那個小蛟，真是骨瘦如柴。遂皺眉說道：「那麼快把賢姪送到房內去躺著罷！來！來！你們隨咱來吧！」人龍說着話，身子已向房中走。於是衆人一同進房，猶龍把小蛟鋪到床上，小燕給

他脫了外衣和快靴，蓋上了被兒。僕人送上香茗，人籠說道：「請老僧在前天又回家去了，蛟妹此病又不是普通的，市上之醫恐未必有效，那可怎麼辦？」歐陽月說道：「那件事不宜遲，還是快着人去請他來罷！」小黑一聽，便插嘴道：「顏老爺府上不知在那兒？小的立刻就去好了。」人籠道：「就是離此一百里的燕子坡，那麼你還是騎馬去吧！」小燕忙道：「你騎了咱那匹玉兔追風去罷！來回就快得多了。」小黑答應一聲，遂匆匆的自管去了。這裏猶龍又向小燕問道：「表妹！咱聽小黑告訴，說咱爸爸被縣衙門裏捉去了，不知究係犯了何罪？表妹可知道嗎？」小燕道：「犯了何罪倒不知曉，你家張三來報告，祇說姑爺突然被捉，姑媽因爲無人商量，所以來叫你們回家。但是表哥表妹都不在咱家中，所以爸爸大伯先跟張三到昆明去，咱和哥哥就來四川找你們了。」猶龍聽了這話，心中非常痛苦，意欲立刻動身趕往雲南，無奈小蛟又病得如此模樣。因爲他們是爲找咱們兄妹而來，換句話說，他的病至少也是爲了咱們而害，所以在咱們心中實在担着非常的抱歉。猶龍想到這裏，殊覺左右爲難，沈吟半晌，忽然有了主意。便向小鵬說道：「妹妹！爸爸被捉，可憐媽媽心中一定悲痛萬分，所以咱們得此消息，恨不得插翅飛往雲南，一視究竟。但是較弟爲了咱們，又病得如此厲害，這叫咱們又怎能忍心匆匆別去？現在爲今之計，妹妹且暫時留在這兒，和小燕表妹一同服侍較弟，咱想此刻就動身趕路了，不知妹妹的意下如何？」小鵬還沒有開口說話，小蛟在床上忙搖頭說道：「龍哥！你且不要顧慮小弟，小弟有妹妹在旁服侍，那也不要緊了。爸爸被捉，生死未卜，姑媽當然痛心萬分，所以你們還是快快前去，不要爲咱而就誤了正經才好。」猶龍道：「燕妹一個人也沒有商量，咱想反正有我一個人去了，鵬妹就在這兒和燕妹作個伴吧！咱主意已決，就此便走了。」他說到這裏，身子已是站了起來。這時小鵬心中最爲難了，覺得留下了又不好，跟着哥哥一塊

兒走也不好，所以她不住的忖心事。暗想，前早咱到惡家集去，在半途上險些被廣法僧姦污失身，幸而小蛟表哥相救，方才保全女孩兒家的清白。現在小蛟表哥又爲咱們病得這個模樣，咱若不留在這兒服侍他，以報答他的大恩，那咱不是太沒有情義了嗎？但是爸爸被捉，這事情又何等重大！咱若不跟哥哥一塊兒趕回家去，這做女兒的又如何對得住爸媽呢？小鵝心中有了這樣困難，所以焦急得像熱鍋螞蟻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今聽哥哥此刻就走了。她也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小燕也早向猶龍說道：「表哥！今天已晚，就是要走，也得明天走吧！」猶龍道：「不！咱早一個時辰趕回家中，心裏就可以早得到一些兒安慰。……」說到這裏，伸手又把小鵝握住了。說道：「妹妹！你不用難受，想吉人天相，凡是定能逢凶化吉。你準定留在這兒，我早走一步了。」小鵝聽哥哥這樣說，遂也含淚說道：「那變待蛟哥病兒稍愈，妹子當亦立刻趕回家中是了。」猶龍點頭說好，他又向小蛟安慰幾句，然後方向人龍夫婦拜別。人龍因爲人家爲了父親的事情，當然不便強留，遂贈了三百兩紋銀，作爲川資之用。猶龍不肯收受，說小姪身邊尙有不少銀兩，足夠抵付回家之盤費。人龍道：「萬一路上有什麼事情，這些銀子也是備而不用，賢姪千萬不用客氣。」猶龍見他情意真摯，遂也祇好道謝收下。一面身子已步出大門去了，小燕忽然想到了什麼，便和小鵝追出來。說道：「龍哥！你且慢走，咱瞧你心急如火，反正哥哥病着，你把那匹滾江龍騎了去吧！」猶龍聽了這話，不禁大喜。說道：「燕妹如此加惠，真使我感激不盡矣！」此刻小鵝忽想到自己兩匹馬尙在那家小酒店中，於是囑咐僕人前去牽回，一面送着猶龍跳上馬背，祇見他揚起一鞭，早已絕塵而去矣！小燕小鵝目送猶龍在斜陽光暉下消失了人馬的影子，方才攜手回進房中。人龍夫婦道：「天已入夜，你哥哥此刻不知可會肚餓，要不燒些兒稀粥給他潤潤喉嚨嗎？」小燕聽說，遂問哥哥，誰知小蛟此刻已入昏迷狀



態，却並不作答。小燕道：「此刻已睡着了，給他養一回兒神也好。」人龍道：「那麼你們且和咱們一塊兒到外面用飯去吧！」小燕小鵲聽了，遂跟他們步到飯廳裏去。其實兩人心中也沒有了吃飯的心思，小燕祇管想着小黑爲什麼還沒有回來，因爲照玉兔追風馬的速度而論，不上兩個時辰，就可以打來回的了。那麼除非他在半途上又出了什麼意外的事了，想到這裏，食慾不能下咽，皺了柳眉，祇管出神。小鵲卻在想爸爸不知犯了何罪？怎麼竟被官府捉去了？莫非有人在陷害他老人家嗎？想到這裏，當然也吃不下飯了。人龍夫婦見兩人這個樣子，遂安慰他們道：「你們不要憂愁，蛟姪的病兒雖深，但顏老伯一到，自當有辦法醫治的。至於白小姐爸爸被捉，當然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官府豈能委曲良民嗎？」小燕小鵲聽了，也祇有唯唯答應。匆匆飯畢，大家又來探望小蛟，見小蛟兀是昏沈熟睡，而小黑也沒有到來。人龍夫婦心中也暗暗焦急，猜想小黑在半途一定又發生亂子了。諸位你道小黑怎麼許久沒有回來，誰知他真的在半途上發生了亂子了呢！原來小黑騎了玉兔追風馬，如飛一般的直向燕子城而去。約莫行了八十多里的路程，天色完全已黑，一鈎新月，也早已從天空中掩映而出。這時他的肚子裏便又雷鳴似的怪叫起來，小黑的還可以忍耐，祇有肚子餓，是萬萬也忍耐不住的。所以他四處張望，瞧有沒有酒店？但這樣荒僻的鄉村，那裏來什麼酒店呢？他正在暗暗發急，突然見前面有一間草屋，屋中有燈光亮出。小黑一見大喜，遂即跳下馬背，上前敲門。不多一回，便有一個小姑娘開門出來，見了小黑，便抿嘴一笑。問道：「客官是借宿嗎？」小黑道：「不是借宿，求你們有什麼酒菜，咱們餐一頓，實在是感恩不盡矣！」小姑娘道：「那麼請客官進內，待咱去問一聲大娘，不知她肯答應嗎？」小黑點頭說好，遂牽馬跨進院子，把馬拴在樹上，他便跟進草堂。小姑娘含笑請他坐下，她就匆匆奔進房中去了。不多一回，祇見門帘掀處，走出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心中這一吃驚，忍不住竭聲地大叫起來。夾在這個當兒，忽聽有人嘖嘖贊道：「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說吧，還聽到一陣呵呵的笑聲。小黑連忙回眸四望，誰知却不見一個人影子。到此直把小黑奇怪得目定口呆起來，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忽然他若有所悟如的，立刻倒身下拜。說道：「不知那位天神救了小的性命？敢請出來受小的一拜。」話聲未完，祇見小黑面前早已站立了一個鶴髮童顏的老者，銀鬚飄飄，彷彿是個南極仙翁。他向小黑笑道：「小英雄！起來！起來！咱可不是什麼天神地將，汝見色不亂，可敬得很，故而咱特地救你。你知此美人是誰？原來是個狐狸精，變成了人形迷惑過路客官，也不知有多少人哩！」小黑聽了這話，方才恍然大悟，一時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暗想，咱若不猛可回頭，恐怕今日死於此地矣！於是叩頭又拜，說道：「多蒙老丈熱心搭救，使小的未曾被妖精害死，此恩此德，真是重生父母，沒齒不忘。敢問老丈貴姓大名？也好叫小的心中時刻記着。」那老丈把他扶起，一面說道，「咱乃無名隱士是也。小英雄貴姓大名？不知深夜欲往何處？」小黑道：「小的姓伍名小黑，乃是趕往燕子坡去請顏小平老伯的，因為咱的少爺病得很危險，現在巴縣城中范人龍那兒養病，范老伯說顏老伯乃是名醫，且和范老伯，有八拜之交，故連夜前來延請。不料半途咱因腹餓而遇此妖物，若非老丈相救，小的雖死無恨，然誤了咱少爺的性命，豈非叫咱死有餘辜嗎？」那老丈聽了，笑道：「原來如此，不知你的少爺姓甚名誰？所患何症？竟有如此之危險嗎？」小黑道：「咱的少爺乃是大俠羅海蛟的兒子小蛟，此番和咱到四川來，原是尋找親戚來的，不料半途被妖尼迷倒，以致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矣！」那老丈點頭道：「原來是羅海蛟之公子，老朽與海蛟曾有一面之緣，且算來乃是同輩弟兄，今彼子既患絕症，老朽理應救之。」說着，向小黑又道：「小英雄！你知咱果爲阿誰？實乃小平之父顏德公是也。」小黑一聽這話，忙又拜伏在



地。說道：「小子有眼不識泰山，罪甚罪甚！今太爺慈悲相救，實吾家少爺之大幸。他日家老爺聞知，當亦感激匪淺矣！」顏德公呵呵笑道：「起來，起來，不必多禮。這裏有丹丸一瓶，計共九粒，日服三粒，三日後必全愈矣！」說罷，在懷中取出一隻小小玻璃瓶，交到小黑的手裏。小黑接過，叩謝不已。一面說道：「如此小的不敢久留，立即回去了。」說着，遂找馬匹。見那匹玉兔追風馬，却依然拴在那株樹上。遂走了上去，解下馬韁。忽然瞥見地上遺有一物，鮮血淋漓。定神細瞧，嚇然一狐狸也。小黑心驚肉跳，知此狐必爲顏太爺用掌心雷所殺，方欲回頭去問德公，不料早已不見他的人影了。小黑知德公乃是異人，遂當空拜了兩拜，跨上馬背，急急的趕回巴縣來了。一路上暗自沈思，覺得生死兩路，千金一刻，咱着和素英胡調，德公必不救咱，咱豈不是早晚死於妖精之手嗎？想到裏道，覺女色終是禍水，不禁自言自語的笑道：「咱想小黑那裏來此贖福？竟有美人移樽就教，原來她是要咱的小性命呢！說罷，忍不住又哈哈大笑不止。且說小黑回到家裏，誰知聽得房中一陣哭聲，播送出來。黑兒心中這一急，幾乎把心兒也跳出口腔外來了。三脚兩步奔到房中，人龍一見，忙道：「顏老伯呢？快請他想法子，羅賢弟已咽氣了呢！」小黑一聽這話，啊啞了一聲。跌足哭道：「少爺已死了嗎？小的竟誤事了。」這時小燕淚流滿面的向小黑說道：「你且不要哭啊，顏老伯到底可會請來沒有啦？」小黑這才收束淚痕，把玻璃瓶取出。說道：「顏老伯沒有請來，却遇見了顏老伯的父親顏太爺，他說這瓶中九粒丹丸，日服三粒，三日後便可全愈。但少爺已經咽氣，可不是遲了一步嗎？」說罷，因爲自己誤事，以致傷了少爺性命，所以不禁捶胸大哭。小鵝這時站在床邊，見小鵝眼睛微微一開，手兒摸他胸部，尙有微溫。遂忙說道：「小燕！你快別哭，少爺尙有氣哩！燕姊！你快把開水拿來，把丹丸給鵝哥先吞服三粒，再作道理吧！」小燕聽小鵝這樣說，覺頗有道

理，遂把瓶蓋揭開，取出三粒銀色丹丸，塞到小蛟的嘴裏去。但小蛟的牙關已緊，再也不能自囑開水。小燕心慌意亂，急得沒有了主意。小鵲情急智生，一時再也管不得許多，她喝了兩口開水，把自己的小嘴，對準小蛟嘴兒灌了下去。祇聽唧唧一聲，那三粒丹丸就吞到他的肚子裏去了。接着又聽得小蛟肚子裏一陣雷鳴似的響聲，他竟吐出一大堆的黃水來。衆人瞧此情景，也不知是好是歹？所以各懷了鬼胎，望着小蛟的臉兒，暗暗的憂煎。這時已近三更，小燕手按他鼻管，覺有微微氣息。知道哥哥病有轉機，遂向人龍曉月道：「乾爹乾娘儘可自管回房去安睡了，哥哥吞了此丹丸之後，人兒已好了許多，想來生命定沒有危險的了。」人龍夫婦聽了，也頗感倦怠，遂自回房安息。小燕向小黑問道：「你怎麼去了這許多時候，才回來呢？」小黑不敢隱瞞，嘆了一聲，說了一句小的該死，他先哭起來了。小燕奇怪道：「難道出了什麼意外的亂子了嗎？你別哭呀？」小黑這才止了哭泣，把自己經過向小燕告訴了一遍。小燕聽了，方才明白。說道：「你雖一時糊塗，但到底還不算糊塗哩！你也不要難受了，時候不早，還是早些去休息了，明天說不定有什麼事情，也好你去幹哩！」小黑聽了，點頭答應。他走到床邊，向小蛟望了一望。說道：「少爺吞服丹丸之後，大概不要緊的吧！」小燕道：「大概不要緊，你自管放心去睡吧！」小黑聽了，遂祇好退出房來。這裏祇剩了小燕小鵲兩個人，大家談了一回，又向小蛟身上摸了一摸，覺得冰樣涼的。小燕皺翠眉，微咬着嘴唇皮子，秋波脈脈地向小鵲望了一眼。說道：「身子這樣涼，那可怎麼辦好呢？」小鵲嘆了一口氣，也是沒有作答。良久，方說道：「這丹丸不知果然靈驗嗎？」小燕道：「既是顏太爺這麼的說，當然有相當的把握。祇不過哥哥的元氣是傷得太厲害了。……」小燕說到這裏，和小鵲互望了一眼，在兩人心中，不知有了一個什麼感覺之後，大家的粉頰兒上不免籠上了一層玫瑰的色彩，似乎有些赧然的

各自低下頭來。默默地靜了好一回兒，忽然聽得小蛟嘆了一聲，兩人急回頭去瞧，見小蛟兀是閉眼睡着。小燕俯下身子，低低的叫了一聲哥哥。小蛟睜開眸珠，望了床邊兩人一眼，點了點頭，他把眼皮兒又垂了下來。小燕見此情景，芳心暗暗歡喜。向小鵲竹聲兒說道：「鵲妹！你應哥哥不是已經有知覺了嗎？這丹丸真有效力的。」小鵲也低低笑道：「可不是？那真叫人謝天謝地的了。」小燕道：「哥哥這病既已接過了危險時期，咱們也不用兩個人陪伴了。因為今晚大家辛苦了，明晚大家就會都沒有精神。所以我們還是掉換着陪伴，免得大家都累病了。」小鵲聽她這意思也很有道理，遂點了點頭。意欲說今晚給咱陪伴吧！但是又覺得不好意思說出口，所以她却依然怔怔地呆坐着。小燕是個很聰敏的姑娘，再說她對於哥哥在大塔寺中救了小鵲清白的一回事，也完全親眼目睹的，所以明白小鵲對於哥哥一定是非常的有情，就是哥哥對於小鵲，也非常的相愛。今見小鵲戀戀不忍捨去的樣子，那還有個不明白的道理嗎？遂微微的笑道：「鵲妹！我不和你客氣了，假使今晚你精神還好的話，那麼就請你陪伴着哥哥吧！我要回房去休息了，明天晚上你休息，我來陪伴好不好？」小鵲聽小燕這樣說，也明明知道她是成全自己的意思，遂點了點頭。說道：「我倒沒有疲倦，姊姊假使倦怠的話，那麼你就去睡吧！反正蛟哥要茶要水，我都會小心料理的。」她說到這裏，不知怎的？粉臉兒又微微地紅暈起來了。小燕秋波逗了她一瞥神祕的媚眼，嫣然地一笑，遂站起身子自回房中去了。這兒小鵲把房門合上，伸手按在小嘴兒上，先打了一個呵欠。暗自想道，怎麼也會想睡了呢！忍不住笑了一笑，又坐到床沿邊來。秋波望着小蛟瘦削的兩頰，呆呆地出了一回神。忽然聳了眉尖，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想道：「在大塔寺中相遇的時候，表哥是多麼的俊美，臉兒是多麼的豐腴，白白胖胖，真所謂是潘安再世了。誰知被這妖尼迷惑了幾天，竟會瘦削得這個模樣兒，那

可不是奇怪嗎？」想到這裏，不免又恨又羞，暗自罵聲可惡的害人精，她的全身不免又會感到熱辣辣起來了。過了好一回兒，小蛟又微微地睜開眼睛，向小鵲望了一眼。小鵲道：「蛟哥！你要喝些兒開水嗎？」小蛟這時似乎清楚了許多，搖了搖頭。說道：「妹妹到什麼地方去了？」小鵲道：「燕姊很累乏，她先去睡了。」小蛟明眸望着小鵲呆住了一回子，說道：「時候不早，鵲妹不累嗎？嗚呼！此刻已好許多了，你也可以去休息一回子。」小鵲見他說話已很清楚，心裏萬分歡喜，秋波一轉，便微微地笑起來。說道：「我不累什麼？你想吃些兒什麼東西嗎？」小蛟道：「我也不想吃什麼，鵲妹！你爲我這樣勞苦着，叫我心中怎麼能夠對得住你呢？」小鵲道：「你別這麼的說，祇要你病兒好起來，咱們辛苦一些兒要什麼緊。你此刻已好得多了吧！我心中真快樂呢！」小鵲說着，嬌媚地向他逗了一個甜笑。小蛟聽她這麼的說，心裏感動得了不得，忍不住在眼角旁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了。小鵲見了，知道他是感激的意思，遂拿絹帕兒親自給他拭去了淚水。柔情蜜意的說道：「蛟哥！你纔好一些兒，怎麼又傷心起來了呢？你現在這病是不緊了，你應該歡喜才是呀！我告訴你吧！有一位顏小平的爸爸，名叫顏德公，他是個異人，小鵲向他討了一瓶丹丸，你已服了三粒，明後天再服三粒，你就會完全的復原了。」小蛟見她如此多情，這就伸手把她纖手兒握住了。說道：「鵲妹！我被妖尼竟會迷到這個地步，說起來我真感到慚愧極了。」小鵲聽了這話，忍不住嫣然一笑。但立刻又綳住了臉兒，顯出很正經的樣子。說道：「那也不能怪你的，一個人既入此境，任你意志怎麼的堅強，恐怕也是難以自主的了。」說到這裏，大有不勝嬌羞之意。小蛟聽她這麼的說，可見她芳心之中，並不怨恨我，而且還給我表示同情，顯然她是多麼的真心愛上了自己。一時望着她粉臉兒，却祇管呆呆的出神。小鵲被他瞧得不好意思，兩頰這就愈加嬌紅起來。把他的手兒慢慢地放進被

內，低聲的說道：「你手涼得厲害，暗想喝些兒熱開水，也許會暖過來的吧！」小蛟也覺得全身冰冷，遞點了點頭。小鵲說是倒了一盃熱開水，親自服侍他喝了半盃。小蛟似乎很吃力，把頭兒又倒向枕上去了。小鵲遂把盃子放在桌上拿帕兒給他又抿了一下嘴唇。低低問道：「蛟哥！你喝了開水後，覺得身子好過一些兒了嗎？」不料小蛟應了一聲，却並不作答。小鵲心中好生奇怪，俯下身子。又悄悄兒問道：「蛟哥！你還要喝些兒嗎？」小蛟這回連應的聲音都沒有了，他緊閉了兩眼，似乎熟睡過去了的樣子。小鵲心裏這就急了起來，伸手把小蛟額角一摸，也是涼得十分。再把手兒按到鼻管裏去，氣息微微，好像奄奄的模樣。她在這時芳心的焦急，幾乎要哭了起來。暗想，纔兒還好好的和我說着話，難道喝了一些開水，就喝壞了嗎？假使就這麼的過去了，那不是我把他活活地害死了嗎？想到這裏，心痛若割，兩行熱淚，早已滾地掉了下來。於是她又低低地喚了一聲蛟哥，可是小蛟仍然不作聲。小鵲伸手到被內去換他胸口，尚有些溫意，而且那一顆心兒，也仍舊在微微地跳動。心裏又想，一時裏大概不會就這樣去了。小鵲因為是非常的癡心，所以竟管不得羞澀的把身子也睡到被窩裏，緊緊地抱住了小蛟的身子，倚偎了一回兒。約摸半個時辰，小鵲見室中燈火也暗淡下來，伸手接他鼻子，連氣息而沒有了。小鵲以為小蛟已死，不覺哭叫道：「蛟哥！你……你……真的……」死了兩字還沒說出，忽然燈火復明，小蛟啊啾了一聲，便微微地睜開眼來。說道：「真是痛死我了。……」小鵲到此，真是又喜又悲。忙問道：「蛟哥！你怎麼啦？」小蛟定睛一瞧，見小鵲的嬌軀竟假在自己的懷裏，不免也又驚又喜。說道：「沒有什麼，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一個大漢，握拳把我痛打，我被他打得混身是汗。不料他還把我身子丢向火爐子上去，我一急，就大喊起來。誰知此刻果然出了一身汗哩！」小鵲聽他這樣說，一顆芳心這才安慰了許多，同時感覺到他的身子，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度。說道：「他們行過鳳凰坡的山前，被上面孫靈精攔住去路，叫他們留下買路錢來。當下猶龍兄那裏肯依，被此便交手大戰起來。咱是附近稻香村中的居民，原是打獵爲業的，齊巧也經過此山，見了他們廝殺情形，遂也上前助戰。不料孫靈精此人厲害萬分，且部下頭目衆多，咱們不能取勝，方欲向後敗退，不料猶龍兄妹倆均受他們暗鏢所喪，咱抱了猶龍就逃，竟也被他們斫去一臂。」說到這裏，嘆了一聲。又說道：「可憐他們死得好可憐呀！」說罷，便失聲哭泣起來。若飛等三人聽了這話，心痛若割，大叫一聲孫靈精狗賊！咱們若不報此仇，定不生存於世也。言訖，大家也都不禁淚下如雨。天仇心中暗想，藥楓這人來得好不突兀，莫非其中有詐嗎？遂收束淚痕，向他詰問道：「馬老兄！承蒙你前來報信，咱們十分感激。不過猶龍兄妹亦非等閒之輩，豈被一個孫靈精就輕易地所殺了嗎？那麼他們屍體現在何處？不知老兄可能陪伴前去一瞧嗎？」藥楓聽他若有猜疑之意，遂不慌不忙的取出那塊血紅的如意石。以手加額，拍了一拍，哦了一聲。說道：「咱這人糊塗，險些兒忘記了一件重大的使命哩！」說着，把此石交付若飛。說道：「此石可是令妹之物嗎？」若飛接過一瞧，果然是給猶龍交換的信物，這就緊握在手。向藥楓又急問道：「馬老兄！你此石從何而來的呀？」藥楓嘆了一聲，說道：「你們且不要急，咱好好兒告訴你們吧！」說着，以手拭淚，接着又道：「當時咱抱了猶龍兄落荒而逃，奔了一陣，見後面沒有追趕，方才給他躺倒地上。祇見他胸口中着一支銀鏢，血水如注，流過不佳。他問我小鵝在那兒，我明明知道已被殺死，但却不敢告訴。他最後拿出這塊石來，交給我手中。並囑託道：說此石乃大俠柳文卿女兒柳小萍的東西，原是給他作爲訂婚交換的信物，想不到這次竟死於賊人之手，此頭婚約頓成一場春夢耳！不過他已死去，柳家萬一不知道，這樣不但就測了人家女孩兒的終身，而且也要給柳家記罪。所以叫咱千萬把此石送還柳

家，告訴猶龍雖死，請各位不要傷心，同時更希望柳小姐不要悲痛，假使有少年英雄，祇管另嫁他人，這樣猶龍雖在九泉之下，亦很安慰的了。說完這幾句話，又告訴咱柳家的住址，便一瞑不視了。咱不敢有負所託，故把他草草埋入土中，急急趕到這兒來了。」藥楓一口氣說到這裏，以手擦眼，又作落淚之態。天仇，若飛，陸豹聽完了他這幾句話後，這才完全的相信了。大家一陣辛酸，不免又揮淚不已。這時院子門外又走入兩人，原來正是柳文卿和陸小六在外面喝酒回家。一見衆人滄淚，均各大吃一驚。遂急問何事傷悲？若飛遂向藥楓介紹，一面把如意石遞給父親，一面猶龍兄妹已死之話，向他告訴一遍。文卿一聽這話，大叫一聲啊喲！不禁呆若木鷄似的，怔怔地愣住了。誰知這消息早有小丫頭傳送到上房裏，祇見柳笛匆匆來說道：「老爺！不好了，小姐厥過去了。……」文卿若飛天仇聽了這話，大家急得向上房裏直奔了進去。祇見柳夫人柳五兒抱住了小萍，青鸞和衆僕婦拿開水的拿開水，擰手巾的擰手巾，叫的叫，喊的喊，一陣忙碌之後，祇聽小萍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柳五兒連喊「我兒醒來，你快不要這個樣子了。你若有一長兩短，叫爲娘的如何做人呢？」說着，也淚下如雨。文卿在旁含淚說道：「孩子！人死不能復生，想吾兒達人知命，亦不必過用傷心，自己身子保重。」小萍抬起淚眼，見房中哥哥，天仇等都在，遂也不好意思過分傷情，停止了哭泣，祇把淚水兒像珍珠一般地拋了下來。這時薛香濤和韓浣薇也都聞訊趕來，向小萍安慰。文卿把那塊如意石交付柳夫人，他便和若飛天仇一同走出大廳來，見陸洪父子正從院子外進來。說道：「姓馬的不及面辭大哥，已匆匆的別去了。」文卿道：「難爲人家前來報信，咱們也該謝他一些銀兩才是。」陸豹道：「那麼待徒兒把他再去追回來吧！」說着，便匆匆奔出。不多一回，又來說道：「已不見他的人影子了。」文卿道：「也就罷了。……」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瀚淚道：「咱真想不到

猶龍兄妹這兩個孩子會到如此下場，那老天不是太殘忍一些了嗎？這次前來四川，原爲探望與咱，不料即死於非命，他日雲生大哥聞知，叫咱如何能够對得住他呢？」說罷，啼噓不止。若飛說道：「鳳凰坡難此不遠，孫靈精如此可惡，咱們決定要給猶龍、鵬妹報仇的。」天仇陸豹齊聲說道：「若不報此仇，如何消去咱們心頭之恨？」文卿道：「你們不要性急，且過幾天再作道理吧！」若飛聽父親這般說，遂也不作聲了。這晚陸洪夫婦和陸豹兄妹都在柳家吃了晚飯後才回去，香濤和天仇母子兩向他們勸了一回，也自回院子裏去。柳小萍晚飯也沒有吃過，躺在自己的房中，祇管撲簌簌的淌眼淚。柳夫人親自拿了碗燕窩粥，坐到床邊，伸手拍了拍小萍的身子。叫道：「你別傷心啦！你應該想得明白一些兒，就是哭死了，也不是徒然的嗎？餓壞身子，叫娘心中不是難過嗎？」小萍聽娘這麼的說，遂坐起身子，拭淚說道：「母親！我真的不想吃，假使吃下了後，反而會作嘔的。」柳夫人聽她說得可憐，遂抱了她嬌軀。說道：「那麼稍許吃些兒吧！孩子！唉！……」說到這裏，不免也嘆了一聲。小萍偎着她懷裏，淌淚說道：「想我未滿週歲，媽媽就被賊兇殺死，命已苦極了。誰知事到今日，我命還要苦着萬分哩！唉！那我還要做什么人呢！」說着，嗚咽啜泣不止。柳夫人也淌淚說道：「孩子！你千萬別說那些消極的話，你還祇有纔十六歲的姑娘哩！將來終有光明的前途，幸福的樂園！」小萍聽他話中，當然很明白她的意思，遂說道：「母親！女兒今生是不會再有幸福的日子了，聽龍哥臨死的時候，雖然也叫咱另嫁他人，但女兒命薄如紙，即使另嫁他人，也決不會得到幸福的。何必再遭一個污點呢？所以女兒已打定主意，願終身皈依佛門，以修吾的來生，給咱有個圓滿的結局吧！」說到這裏，心碎腸斷，早已聲淚俱墮。柳夫人聽了她這樣悲慘的話，也爲之淚漣。說道：「孩子！並非爲娘的勸你改嫁，因爲你和猶龍究竟沒有正式訂過婚姻手續，而且舅父那裏

還根本沒有知道呢！你是個年輕的姑娘，如何因此而喪失了終身幸福了嗎？所以這個主意，你是千萬不能存的。」小萍聽了這話，收束淚痕。正色說道：「婚姻大事，一言爲定，豈有兒戲的嗎？況且女兒上次若沒有龍哥喬裝新娘，前去和那強盜廝殺，恐怕女兒此身也不在人間了。」柳夫人聽她這麼說，反而暗暗敬佩。但這到底是個悲慘的結局，所以不免又淌下淚來。小萍見了，倒反勸母親不用爲女兒傷心，還是早些去睡吧！柳夫人沒法，也祇好叫小環銀菊好生侍候小姐，她便回到房中。見文卿坐在榻下，長吁不已，遂很憂愁的把小萍欲落髮爲尼的意思，向他悄悄告訴。文卿道：「這事也祇好慢慢地請秦夫人陸夫人勸勸她了。說罷，又連聲嘆息。且說小萍待母親走後，她便取出那塊血紅如意石並那條鴛鴦寶帶，細細撫弄了一回。她瞧着這條絹帶，雪白無瑕，兩頭繡着一對鴛鴦，神情活潑，正在戲水。瞧了這對鴛鴦，她的腦海裏便浮起猶龍俊美的臉龐，似乎還在向自己多情地微笑。於是她心碎了，腸也斷了，眼淚更像雨點一般落下來。她覺得這條寶帶，就是自己終身的伴侶了。銀菊在旁見小姐祇管傷心，遂說道：「小姐！時候不早，你是個嬌弱的身子，既不吃飯，又不睡覺，明兒不是要累病了嗎？」小萍不答，把鴛鴦寶帶和如意石收起。移步窗前，推開窗戶，祇見碧天如洗，月圓如鏡，當空而照。這就含淚嘆道：「石名如意，而我之遭遇竟如是不如意。帶名鴛鴦，但我之身世却猶若黃鸝。唉！月兒呀！你雖圓了，我却是永久不會圓的了。」說着，淚又簌簌之透透衣襟矣！不料這時有個少年，步月中庭，也在長吁短嘆。他瞧了小萍這幾句話，遂回頭來望，一見小萍，遂走了上來，叫了一聲萍妹。小萍凝眸細瞧，見是天仇。遂收束淚水，低聲說道：「仇哥！你怎麼還不睡呀？」天仇挨着身子，和小萍隔窗而立。見小萍帶雨海棠般的粉臉，倍覺楚楚可憐。不禁嘆道：「咱爲妹妹身世設想，如何還能睡得着？在院子裏踱了一回步，不知不覺竟踱到妹妹

的院子裏來了。」小萍聽天仇這樣說，又見天仇臉上亦沾着絲絲淚痕，一時覺天仇真是個多情的少年，於是她又想起幼年時和天仇青梅竹馬，雪地蓮磚的一幕，她心中愈加悲酸，遂把秋波向他逗了一瞥哀怨的目光，忽然回過身子，奔向床上倒下，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天仇被她這麼一來，搖了搖頭，眼淚也奪眶而出。英雄氣短，不外乎兒女情長，心中暗想，幼年時和萍妹已十分親愛，後來隨師上山，一別八載有餘，咱和小燕兩下裏發生了愛情，回家後見了萍妹，各人心中都有感觸，但萍妹能和猶龍配成一對，也未始不是一對好因緣。誰知天心何酷？竟演成了如此慘絕人寰的局面，那叫我怎麼能不傷心嗎？天仇一面呆想，一面望着房中床上的小萍，兀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良久，方低聲喚道：「萍妹！你千萬不要太傷心呀！」小萍在床上哭了一回，以爲天仇終走開的了，不料此刻又聽他喚呼自己，這就又從床上坐起。在燈光之下，瞧到窗外天仇臉上也是淚水滿頰，一顆芳心，自然萬分感動。於是嫋嫋地又步到窗前，淚眼盈盈的瞟他一眼。因爲在小萍心中是並沒有知道天仇和小燕有愛情的一回事，所以她對於天仇今天表示，以爲她仍有愛上自己的意思。所以她在萬分感激之餘，又覺得萬分的悔恨。沈吟了一回，方低低的道：「天仇哥哥！你的情你的心，我都知道，我覺得確實是負了你，然而這也並非是我情薄，實在環境如此。不料妹子命薄，竟作了孤鵲。雖然哥哥愛我之情深厚，但妹子也祇好待來生報答你了。天仇哥哥！你不要爲我這苦命人而作無謂的傷心吧！你是個年少英雄，將來不難得到一個賢淑的夫人。萍已不早，你該去睡了。妹子不想和你多說話，因爲多說一句，也無非多增妹子心頭的悲痛罷了。」說到這裏，硬着心腸，却把窗戶關上了。天仇聽她這樣說，如何不明白她的意思呢？他覺得小萍是個多情的姑娘，是個可憐的姑娘。他站在窗外，兀是愣住了一回子。耳中聽得房裏又播送出一陣哀哀的哭聲，是令人酸鼻不忍卒聽的。

這夜天仇睡在床上，也是整整地淌了一夜眼淚。到了次日，若飛決心欲替猶龍報仇，所以和天仇暗暗商量。天仇當然贊成，於是兩人偷偷出了家門。不料在村前齊巧遇見陸豹，遂急問兩人往那兒去？若飛生恐他誤事，遂說他說道：「我們去散一回兒步，你不要跟我們走，我爸爸有事情叫你哩！」陸豹雖慫，但有時也很聰敏的。他見若飛叫自己不要跟他們走，這就理會過來了。遂囑道：「你們想瞞我嗎？我知道你們一定是到鳳凰坡報仇去的。哼！這件事兒咱肯不一同去幹嗎？」天仇道：「並不是不要你去，因為生恐你被他們所害，倒反而叫咱們担心哩！」陸豹聽了這話，大聲說道：「咱今爲龍哥鵲妹報仇而去，雖粉骨碎身，亦決無遺恨耳！二位若一定不準我同去，我便先死在你們面前。……」說罷，頓足不已。若飛笑道：「去罷！去罷！何苦如此？」陸豹這才笑起來，說道：「那麼你們等我一等，我得回家去拿傢伙。」天仇叮囑道：「我們家中都沒知道，你千萬也不要給老伯曉得。陸豹點頭答應，遂匆匆自去。不多一回兒，他便拿了兩柄關背火斧，笑着來了。說道：「入他的娘！老子不把孫靈精斬個半死，誓不回家。」若飛天仇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於是三個人隔着家裏，便直向鳳凰坡而來。這日待到鳳凰坡山腳下的時候，已近黃昏。若飛見前面樹林濃密，愁雲籠罩。遂說道：「咱們爲報仇而來，應該正大光明通知他，叫他下山，見個高低。你們以爲如何？」天仇點頭說道：「此言甚善，我亦贊成。」陸豹這就放大的嗓子，高叫道：「孩子們！快快出來，叫你們大王即連下山受死，說咱柳若飛秦天仇陸豹三位大爺前來報仇雪恥。」不料喊了多時，卻不見一個孩子們出來。大家心中好生奇怪，若飛道：「且不管它，咱們殺奔上山，再作道理！」於是三人各執武器，飛步上山。一路之上，並沒一人阻擋。到了寨門之外，遙望進內，祇見裏面已是一片焦土了。三人面面相覷，真是不勝駭異。天仇道：「這是被誰先來燒燬了？」若飛道：「奇怪！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也睡不着，聽着銀菊鼻聲酣酣的氣息，心中更覺煩悶。她腦海裏是祇映着猶龍的臉龐，方面大耳，照他相貌而說，他決不是早夭之人，難道他就這樣年輕的被人殺死了嗎？况且他的武藝出眾，前次和陸豹同上賊巢，竟把盜窟燒毀，這樣瞧來，他難道就敵不過孫靈精了嗎？不過姓馬的來報告消息，那是事實，還會錯的嗎？唉！龍哥！鵝妹！祇恨小萍手無縛雞之力，否則，一定給你們問孫靈精報仇。縱然把小萍也殺死了，那也安慰九泉的了。小萍自語到此，把眼淚又濕透枕底矣！小萍翻來覆去，直到東方微白，方才朦朧入睡，待她一覺醒轉，時已近午。祇聽外面聲音嘈雜，不知爲着何事？遂叫了兩聲銀菊。銀菊在外問瞭了小姐喚聲，遂走進房中，把羅帳鉤起。小萍睡意惺忪，纖手揉擦着眼皮。悄聲兒問道：「外面什麼事情？如何人聲鼎沸的。」銀菊道：「少爺和秦少爺陸少爺從早晨到現在，不見他們的影子，秦太太，陸老爺，陸太太和咱們老爺太太在猜想，也許他們偷偷地上鳳凰坡去報仇了。」小萍聽了這話，猛可站起身來。問道：「他們三個人都不見了嗎？」銀菊道：「可不是？此刻已近午了，還不見他們回家，想來一定是到鳳凰坡去了。」小萍微微地嘆了一口氣，說道：「爲了我的事，又累他們冒險前去報仇，孫靈精既然如此厲害，他們三個人又如何是他的對手呢？唉！不知此去到鳳凰坡來回要多少日子？」銀菊道：「這個我也不甚詳細，聽老爺說，至少也得七八天的工夫。小姐！你千萬別擔憂，少爺和秦少爺都非等閒之輩，他們既去報仇，定然會把孫靈精的腦袋取來的。」小萍聽銀菊之話，遂雙手合十。說道：「但願能應了你的話，真使咱要深深地感謝佛爺了。」銀菊見小姐這個情景，倒忍不住抿嘴笑起來。一面服侍她起床，一面服侍她梳洗。小萍略施香粉，也不塗脂，就走到上房來向爸媽請安。柳夫人拉了她手，微笑道：「孩子！起來了，昨夜沒有吃過一些東西，今兒想是餓壞了。銀菊！你快吩咐廚下開飯吧！」銀菊答應下去，

小萍道：「哥哥和天仇哥、豹哥都到鳳凰坡報仇去了嗎？」柳夫人道：「你如何知道？銀菊告訴你嗎？」小萍道：「是的。」柳夫人道：「究竟是不是到鳳凰坡去？也還不知道哩！也無非是個猜想罷了。」小萍翠眉含顰，微微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哥哥也好生糊塗的，就是要去報仇，也該向爸媽明白地告訴。這樣突然的失蹤了，豈不叫人擔心嗎？」文卿在旁說道：「你也不用擔憂，想來他們不會受虧而回的。」這時飯已開上，柳夫人拉了小萍一同坐下。小萍祇吃了一小盅，便自回房。這天直到晚上，也不見三人回來。大家也就肯定他們是報仇去了，小萍當夜暗暗想定了主意，到了次日，她便和爸媽說道：「哥哥們一夜未回，女兒心中甚爲不安，所以今天女兒欲到蓮花庵去進香，但願他們早日報仇而回，不知母親意下如何？」柳夫人聽小萍這樣說，遂向文卿望了一眼。文卿道：「他們不久自會回家，你何必進什麼香？還是在家裏靜靜的等待幾天吧！」小萍不依道：「女兒心神不定，去進了香後，心中可以得到一些兒安慰。」柳夫人道：「女兒既然這麼的說，那麼娘伴你一塊兒去吧！」小萍點頭道：「母親同去，那是更好的了。」文卿見有柳夫人一同前去，也祇得罷了。遂吩咐僕人備轎，並叫銀菊小心跟隨。這裏柳夫人和小萍坐上轎子，一塊兒到蓮花庵裏進香去了。蓮花庵離柳家村約五里路程，轎子在路上得化半個多的時辰，方才可以走到。老師太見有人前來進香，遂迎接到禪房坐下。一面獻茶，一面笑問姓氏，方知是大俠柳文卿的夫人和千金，所以招待得格外的週到。彼此談了一回，遂到殿上點香燭拜佛。小萍暗暗祈禱了一回，老師太又請兩人到禪房用點心。小萍和柳夫人略爲用過，擦過手巾。抬頭見上首有副聯句，小萍見寫着：「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瞧到萬緣空三字的時候，她心中一陣悲酸，淚水兒幾乎又欲淌了下來。遂慌忙回過臉兒，明眸又望到窗外去了。祇見院子外放有一缸殘荷，風吹枯葉，瑟瑟作響。牆角旁有幾株

梧桐，巍然而立，下面有個花塢，裏面滿種着秋海棠，正在發花。綠葉紅筋，臨風生姿。可惜韻而無香，未免缺憾。但點綴秋色，也頗令人愛而忘倦。小萍睹此清靜境界，她便有留戀之意。暗想，我命既然這樣薄，對於塵世繁華，一切早已無緣。心灰意懶，何不就此皈依佛門，豈不省却許多煩惱。這就向柳夫人說道：「母親！女兒命薄如紙，想來決無幸福的日子。故而善緣欲今日拜老師太靜貞爲師，在此庵永遠修行，不知母親心中也以爲然否？」柳夫人對於小萍今日來此進香，原早已防到他有這麼一着，所以自己要陪伴她同來。今聽她果然這麼的說，心裏便焦急起來。忙說道：「這個是千萬也不可以的，孩子！你若真的如此，那不是太傷了爲娘的心了嗎？」小萍含淚道：「女兒主意已決，母親可以不必難受。」靜貞老師太聽了小萍的話，也不勝驚異，急問道：「小姐貌豔於花，且才高咏絮，將來得配乘龍快婿，幸福無量，怎麼竟欲來此出家？不知是何道理？」小萍含淚低頭，默不作答。柳夫人遂把這事向靜貞告訴，一而向她丟個眼色，說道：「老師太！你想，沒有結過婚，成過親，雖然彼此情深，但是終也不能爲此喪失了終身的幸福。你說是不是？」靜貞見柳夫人這麼說，當然理會她的意思，遂也向小萍殷殷勸阻。但小萍執意不允，站起身子，向靜貞拜了下去。靜貞慌忙扶起，說道：「柳小姐快莫如此，這樣豈不要折死貧尼了嗎？」柳夫人也道：「萍兒！你若一定要出家爲尼，也得揀個日子，所以你且先回家去料理一切。若今日就此不回家了，叫我在你爸爸面前如何交代？所以你千萬要聽從爲娘的話，不要使我傷心才好。」小萍道：「女兒出家爲尼，也並不是死去了，母親何必憂傷心呢？因爲女兒看破紅塵，覺得塵世繁華，也等於一夢，倒還是終身皈依佛門，比較清靜。母親！你千萬要成全女兒的志願，你若不答應，女兒便跪在你面前永遠不站起來了。」小萍說到這裏，向柳夫人盈盈跪倒，伏在她膝上淌下淚來。柳夫人聽了這話，辛酸已極，

一面抱住小萍的身子，一面却是嗚咽啜泣起來。銀菊在旁瞧此情景，遂含淚說道：「太太！小姐既然主意已決，強勸也是無益，所以暫時就給他留在此間，我們回家後和老爺說了，再作道理吧！」柳夫人道：「今日老爺原不答應她前來進香，此刻我們回去，豈不叫他見怪，所以咱可無顏一人回去。銀菊！那麼你去把老爺請來，說小姐決心預備出家了。」銀菊聽了，遂坐轎自去。約莫一個時辰，祇聽外面一陣馬蹄聲，接着就步進許多人來。小萍抬頭望去，祇見爸爸，秦家伯母，陸家伯伯和伯母，以及青鸞等都到來了。她向文卿跪倒在地，淌淚叫道：「爸爸！女兒不孝，不能侍奉晨昏，今日在此出家爲尼，千萬望爸爸原諒是幸。」文卿聽了，一面扶起，一面揮淚說道：「孩子！你千萬不可如此，祖母聞此消息，心中萬分難受，本欲親自前來，無奈臥病在床，她說萍兒若不回去，她便要急死了。孩子！你應該可憐她老人家，你就跟爸爸回家吧！」這時香濤澆薇青鸞等都勸她，但小萍心硬如鐵，任他們怎麼的勸阻，她此心總不變更，依舊欲留此出家。文卿見她這樣堅決，一時覺得勸也沒用，不覺長嘆一聲。說道：「一爸爲女兒終身幸福，故而把你配與猶龍，誰料因此反而害了女兒終身，唉！這叫爲父的如何不心痛若割嗎？」說罷，不禁自捶胸部，揮淚如雨。小萍見父親這個樣子，遂又倒身下拜。泣道：「女兒該死，累父親爲我傷心，不孝之罪，真是百罪莫贖矣！唯望父親祇當沒有了我這個女兒，寬慰爲懷，女兒實感激無窮哩！」說着，也淚流滿頰，啜泣不止。這時柳夫人向靜貞師太附耳低低的說了一陣，靜貞道：「太太的吩咐，貧尼一切都已知道，終不給她落髮是了。」說着，故意拉了小萍的手。向衆人說道：「柳小姐主意已定，你們也不用多勸，且給她在這兒靜靜的玩幾天。因爲她心神不定，若悶在家中，也是不好的。」文卿等聽了，也祇得罷了。柳夫人道：「那麼銀菊在此服侍小姐，好生侍候。」銀菊答應，小萍却再三推却。銀菊笑道：「婢子

服侍小姐多年，今日一旦分離，叫婢子也是傷悲。小姐平素疼愛婢子，怎麼如今就不要婢子了呢！」小萍聽她這樣說，遂說道：「既然你有情義，那麼就在這兒暫時和我作個伴也好。」大家坐了一回，也就坐轎回家。小萍含淚相送，雙手合上，已作師太之態矣！小萍出家後的第五天，若飛天仇陸豹三人從鳳凰坡回來了。突然聽了爸媽的告訴，都大吃一驚。連忙說道：「妹妹要出家爲尼，爸媽爲何不竭力勸阻呢？」文卿聽兒子埋怨自己，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和你母親含淚強勸，她也始終不肯答應呢？你若不信，儘可問秦伯母和陸伯母，她們也勸得舌敝唇焦，可是萍兒主意已決，那叫我爲父的又有什麼辦法好呢？……」文卿說到這裏，又不免老淚縱橫。一面問三人可會報得仇了？若飛道：「這事情說起來非常的奇怪，咱們到了鳳凰坡，誰知已經一片焦土，早已化爲平地了。難道孫靈精仇人衆多，已經被別人殺死了嗎？」文卿聽了這話，心中也暗暗稱奇。這時天仇說道：「那麼我們此刻到蓮花庵去瞧瞧吧！也許她聽了咱們的勸告，她也會回心轉意的不願出家的了。」文卿道：「今天時候不早，你們先回家到母親那兒告訴一聲，也好叫她們放心。明天早晨，你們三人一塊兒的去吧！」天仇陸豹點頭答應，遂也各自回家了，不料當夜在蓮花庵中卻又發生了什麼亂子，這真是小萍姑娘命中多難哩！且說小萍自在蓮花庵中住下之後，她便要求靜貞師太給自己剃髮。靜貞因爲受柳夫人的託咐，所以推說剃髮要揀日子，且待過幾天再說。小萍信以爲真，遂也不說什麼。一天到晚，盤膝打坐，閉眼唸經，靜靜修行。銀菊見小姐一心修行，遂陪在旁邊，也自唸經解悶。如此過了五天，這日下午，小萍唸畢經後，照例到殿上去拜佛爺。誰知當她拜畢佛爺回身進內的時候，却被外面進來兩個男子發覺了。一見小萍如此美貌，遂目不轉睛的愣住了。小萍含羞，早已低頭步進禪房去了。諸位！你道這兩個男子是誰？原來其中一個，就是斷臂趙藝楓哩！藥楓



在柳文柳家裏謊報凶信，達到了目的之後，心中感到非常的痛快。在他的本意，還想把柳小萍玩弄一下。後來見柳家多傑出人材，覺得自己決非他們對手，所以匆匆的辭別出來。他既出了柳家村，心中暗想，咱到什麼地方去安身好呢？莫不是再到巧香那兒尋歡去嗎？想到這裏，回味巧香的騷淫之態，真覺够人魂消。他心裏奇癢難抓，嘴角旁不免露出了一絲笑意。不料正在這時，忽然背後有人把他一拍。叫道：「趙老兄！咱們久違了，你一向好啊！」藥楓回頭去望，祇見一個少年，公子裝束，十分的華貴。再仔細一望，不禁啊啞了一聲，連忙和他握了一陣手。說道：「你……你……莫非是江劍峯賢弟嗎？咱們真的久違了。」劍峯笑道：「趙老哥不是在雲南麒麟寨中安身？如何又到四川來了呢？」藥楓聽問，長嘆了一聲。說道：「這事說來話長，真是一言難盡。……」劍峯忙道：「舍間離此不遠，敢請一敘如何？」藥楓聽了，正苦無處寄身。這就大喜。說道：「賢弟有請，敢不遵命是聽。」於是兩人攜手同行，約走數百步路，見折入一個村莊，旁有石牌，上書江家莊。和柳家村原隔三里路程，莊上樹林茂盛，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空氣頗為融洽。劍峯到了一個院子，外植桃柳數株。因時在秋季，故柳絲已枯，桃樹亦無花朵。祇見院子裏有株桂樹，結成一球一球的黃花，隨風吹送，芬芳撲鼻，甚為幽香。藥楓笑道：「賢弟居此，猶若神仙境界，真好逍遙自在呀！」劍峯含笑不答，遂接入草堂，分賓主坐下。小童獻茶畢，劍峯問道：「老哥左臂何以不見？莫非被仇人所斫的嗎？」藥楓羞慚滿面，遂一半事實一半說謊的向他告訴了一遍。劍峯皺了眉尖，很惋惜的說道：「如此說來，老兄近來命運不佳，且在小弟舍下遊玩幾天，再作道理吧！」藥楓聽了，拱手謝道：「賢弟如此多情，愚兄感激不盡。不知太夫人現在福體康強否？」劍峯嘆道：「家母亦死已多年了。」藥楓道：「與賢弟一別將近十載，不料太夫人已作故人，殊令

人痛惜不置也。如今賢弟府上尙有何人？」劍峯道：「祇有內子和小妹靜波兩人，故小弟平日頗爲寂寞，今得老兄爲伴，實使小弟不勝喜歡矣！」說着，吩咐小童擺上酒席，替趙樂楓大爺接風。從此以後，樂楓就耽擱在江家了。前人有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句話真是一些兒也不錯。江劍峯今年也不過二十一歲的少年，他父親在日，倒是一位有名的鏢師，所以劍峯自小兒也學了一身本領。和樂楓是私塾裏的同學，後來各自分別了。劍峯家中有錢，平日原染有公子哥兒的習氣。雖然已娶了妻室，但閒花尋柳，還是在所不免。現在遇到了樂楓這麼一個好朋友，於是狼狽爲奸，生活更加奢侈起來。一天到晚，玩私娼，吃花酒，鬧得一個不亦樂乎。如此過了五天，劍峯也有些厭了。問樂楓道：「老兄！你知道還有什麼新鮮玩意兒嗎？」樂楓投其所好，遂挖空心思的給他動腦筋，以手加額，沈吟了一回。說道：「有了，有了，這兒可有庵堂嗎？」劍峯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望着他倒呆愣住了。笑道：「庵堂難道也有什麼好玩的嗎？」樂楓笑道：「你真不知其中的滋味。有些庵堂，裏面根本和堂子一般。那些年輕的師太，又美麗又風流，玩起來比妓女還够味兒呢？」劍峯聽他這麼的說，將信將疑。笑道：「那有這一種事情？」樂楓道：「你若不信，咱們就不妨到尼姑庵裏去走走，保叫你可以玩到新鮮的滋味哩！」劍峯被他說得心兒活動起來，遂欣然站起，和他一同又走出去了。樂楓道：「離此那個庵堂最大？」劍峯道：「那祇有蓮花庵的了。」樂楓道：「那麼咱們就先到蓮花庵裏去吧！」於是兩人攜手偕行，到了蓮花庵，慢步走了進去。不料纔到大殿，就給兩人瞥見了小萍的情影。劍峯見小萍眉如春山遠蹙，眼若秋波細橫，雖然臉上脂粉不施，但白裏透紅，猶若出水芙蓉，真是豔麗到了極點。尤其柳腰婀娜，不盈一握，彷彿仙女下凡。心中這就暗想，我妹妹靜波，也算得美麗了，不料此女較我妹妹更加嬌豔。劍峯這樣的沈思着，他自不覺愣住了。

一回子。藥楓見他這樣失魂落魄的神情，遂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袖。笑道：「賢弟！可不是？你現在總可以相信我這個話了。」劍峯方才驚覺過來，回眸望了他一眼。說道：「你瞧這個姑娘又不是尼姑，她不是還留着頭髮？」藥楓笑道：「不管她是什麼人，但到底給咱們發現了一個美人兒，賢弟！你要嘗嘗這個溫柔的滋味嗎？」劍峯笑了一笑，說道：「你有什麼法子嗎？」藥楓道：「這是極容易的事情，回頭咱先向當家師太探問探問，這個姑娘究竟是誰家的小姐呢？」兩人正在說時，靜貞師太從禪室裏出來，見了兩人，便含笑上前，雙手合上，行了一個禮。問道：「兩位大爺可是進香的嗎？」劍峯點頭道：「正是，請老師太把香燭點起，給咱們拜佛吧！」靜貞師太於是在佛爺面前點起香燭，劍峯藥楓一一拜畢。靜貞遂給他們到禪室寬坐，小尼姑端上香茗。問過姓氏，藥楓方才向她低低的說道：「老師太！這兒庵中一共有多少師太？」靜貞師太答道：「大小一共三十六個，連香伙廚下大約四十人吧！」藥楓含笑點了點頭。回眸望了劍峯一眼，劍峯齊巧也在望他。藥楓於是又問道：「剛纔咱見有一位帶髮的姑娘，不知此人是谁裏什麼人呀？」靜貞哦了一聲，說道：「這位姑娘是貧尼新近收的徒兒，不過還沒有剃髮哩！」劍峯聽到這裏，也不免插嘴說道：「年紀輕輕的姑娘，不知爲何要出家呢？她是誰家的小姐？」靜貞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位小姐也真難得，她家裏的人誰不勸她呢？可是她始終不肯，立意要修行。」藥楓忙道：「那麼其中必定有個緣故了。」靜貞師太很可惜的說道：「可不是嗎？說起這個小姐原是大俠柳文卿的千金……因爲……」藥楓一聽柳文卿三字，這就情不自禁的說道：「哦！原來她就是柳小萍嗎？」靜貞師太奇怪道：「趙爺如何認識她的？」藥楓恐怕露了馬脚，遂搖頭說道：「咱並不認識，不過咱曾經聽人家說大俠柳文卿有個女兒，名叫柳小萍的，老師太！你且說下去，她到底爲了什麼要出家了呢？」靜貞於是向他們

約略告訴了一遍，並且說道：「兩位大爺！你們說這位小姐可癡情嗎？」劍峯點頭說道：「確實癡情到了極點，真是可惜得很。」說着，遂在懷內取出一錠銀子，作爲香金，他們便站起告別了。靜貞師太不使留他們，遂送到庵門口，方才自回進內。且說劍峯到了外面，向藥楓悄悄問道：「那個白猶龍不就是你的仇人嗎？怎麼他被鳳凰坡寨主殺死了呢！」藥楓向四周望了一下，見沒有什麼人。遂低聲兒笑道：「對於這一件事，咱沒有告訴給你聽，原來咱恨猶龍研我一臂之仇，所以到柳家來報報凶信，想不到柳小萍果然願意落髮爲尼哩！這不是叫我也出了胸中一口氣嗎？」劍峯聽了，這才明白了。把手拍了他一下肩膀，笑道：「你真也是無賴，害得一個美人兒，不是要痛斷肝腸了嗎？」藥楓笑道：「那麼你生得這副俊美的臉蛋，不是可以給他一些兒安慰嗎？」劍峯聽他這樣說，心裏倒是蕩漾了一下。但一回兒，他又搖了搖頭。說道：「我想柳小姐既然如此情癡，決非庸俗脂粉可比，祇怕她未必肯順從咱吧！」藥楓道：「那麼你難道就死了這條心了。」劍峯搖頭道：「當然捨不得放棄，但是你得給咱想個法子。」約楓沈吟了一回，忽然笑道：「有了，祇有這一個辦法，那是再妙也沒有的了。」劍峯好生快樂，遂忙笑道：「老大哥妙計安在？請你不要悶在肚子裏好嗎？」藥楓於是湊過嘴去，附着他耳朵，如此這般的低低地說了一陣。劍峯眉飛色舞，不禁拍手稱妙。兩人商量已定，遂與匆匆的回家裏去了。且說小萍三脚兩步回進雲房，一顆芳心，猶別別亂跳。銀菊見她臉色慌張的神情，遂忙問她什麼事？小萍道：「剛纔有兩個男子，目不轉睛的望住了我，我真害怕哩！」銀菊笑道：「小姐這樣怕見生人，那麼將來有香客來此，你難道不招待了嗎？所以我勸小姐還是回家了吧！」小萍秋波白了她一眼，說道：「你懂得什麼？我的出家，原是一心修行，豈肯招待什麼香客嗎？」銀菊忙道：「既這麼的說，小姐何必要到庵裏來修行？祇要你立志爲白爺守節，

難道在家裏就不好修行了嗎？家裏地方又大，也可以陳設一個經堂，那較在這兒修行要好得多了。」小萍被銀菊這麼的一說，心中也覺得頗以爲然，不免沈吟了一回。但忽然又搖頭說道：「話雖這麼的說，不過將來哥哥有了嫂子，對於我這個不出嫁的小姑，自然也會感到討厭的。所以我在家中修行，也是不會久長的呀？」說到這裏，自不免又傷心淚落。銀菊道：「這是小姐過慮了，我想老爺太太在一日，哥哥嫂嫂當然也不敢說一句話。就是待老爺太太百年之後，他們自然也會給你按擺舒齊的。婢女想，一個女孩兒家落髮爲尼，被外界說起來，總不十分好聽。所以小姐祇要一心修行，也不必落髮，也不必出家，在家裏唸唸經，打打坐，豈不強如在外面拋頭露臉好多了嗎？」小萍被銀菊說服了，暗想，這妮子倒也有見識的，因此垂首不語。銀菊見小姐並不回駁自己，心中暗暗歡喜，想道，祇要小姐肯回家，那麼這事情就慢慢地可以辦了。於是又道：「小姐假使認爲婢女這話有理的話，那麼明天我就回太太去，準定給小姐在家裏修行好嗎？」小萍道：「你且不要性急，讓我細細想一想，明天再作道理吧！」銀菊聽小姐雖沒答應，却也沒有拒絕，遂也不強勸她，隨她自己去決定了。到了晚上，小萍手持佛珠，在榻上靜靜打坐。銀菊見小姐眼觀鼻，鼻觀心的坐着。因爲小姐是個如花如玉的美人兒，想不到竟有這樣的命苦，因此呆呆地望着小萍，却暗暗地傷心了一回子。不料就在這個靜悄悄的當兒，突然之間，窗縫中戳進一柄雪亮的長劍來。銀菊瞥眼瞧見，心裏這一吃驚，不禁大喊起來。說時遲，那時快，窗戶開處，外面早已跳進兩個怪物，一個直奔小萍。小萍被銀菊極聲一叫，也睜眸來瞧，突然見有一個牛頭怪物，向自己直撲，心裏一嚇，不免昏絕過去。待銀菊悠悠醒轉，早已不見小姐的人兒了。她這一焦急，不免急出一身冷汗，就大喊老師太。靜貞師太和衆尼這時都在大殿上做功課，聽裏面有人這樣狂喊，遂都走進來瞧仔細。祇見銀菊還跌在地上，

戶大開，夜風吹着燭火，不住地流淚。遂急問什麼事？銀菊忙道：「你們這裏可有鬼怪的嗎？咱小姐被兩個怪物捉去了呢？」靜貞聽了這話，倒是一怔。忙說道：「這兒從來也沒有什麼鬼怪，你說的到底是什麼話呀？」銀菊哭道：「你不見窗戶還開着哩！咱和小姐正在打坐，突然跳進兩個怪物，一個馬頭，一個牛頭，他們把我的小姐擄去了呢！」靜貞和衆尼聽她說得這樣認真，而且窗戶又真的開着，一時大家心中也害怕起來。兼之夜風從窗外涼颼颼的吹送到身上，頓覺毛髮悚然，不禁都嚇得呆住了。靜貞到底上了年紀的人，遂立刻把香伙並院役喊來，叫他們點起燈籠，到院子裏四周去尋找。香伙院役也是胆小的人，大家各懷鬼胎，四處找了一陣，但那裏還有柳小萍的影子呢！銀菊心裏這一悲痛，她不禁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因爲這事情是多麼的重大，所以銀菊不敢怠慢，遂連夜趕回到柳家村去告訴文卿等知道。這時薛香濤母子，和陸洪夫婦兄弟也都聞訊趕來，聽了銀菊的告訴之後，大家都不勝驚異。天仇說道：「咱從來也不信有什麼鬼怪，我想一定有什麼歹徒見了萍妹美貌，故而假扮妖物前來行劫吧！」若飛聽了，點頭說道：「天仇哥哥的猜想頗是，銀菊！你們可曾被什麼歹徒窺見過沒有？」銀菊沈思一回，忽然哦了一聲。說道：「是的，白天小姐在大殿拜佛，她很慌張的奔逃進來，說有兩個男子目不轉睛的瞧着她，所以小姐十分的害怕。當時咱勸小姐不要在庵中修行，反正小姐祇要立志守節，在家裏不是也可以修行嗎？何必一定要落髮爲尼？小姐聽婢子這麼說，當時便有回心轉意的樣子，婢子還暗暗歡喜，不料夜裏就出了這個亂子，可憐小姐此刻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呢！」銀菊說到這裏，便忍不住淌下淚來。柳夫人到此，早已哭出聲音來。叫道：「我的苦命的孩子呀！」文卿生恐被病中祖母聽見，更要急得受不住，所以勸住夫人，叫她不要傷心。一面向若飛說道：「我此刻和你一同到蓮花庵中去一次，就知分曉了。」天仇陸豹聽了，都

歡同去。若飛於是呀呀鳴馬，四人跳上馬背，便向蓮花庵而去。到了庵裏，靜真師太慌忙接入裏面。一頓  
 很憂愁的說道：「小庵從沒有什麼鬼怪出現，今年之春，真令人希奇極了。」文卿道：「我只問你，今  
 天下午可有兩個男子前來庵中進香嗎？」靜真道：「靜真想了一回，想不出來。」文卿道：「一個姓趙，一個姓江，但不知叫  
 道：「此二人姓甚名誰？不知家住何處？你可都知道嗎？」靜真道：「一個姓趙，一個姓江，但不知叫  
 什麼名兒，也不知家住何處？那個姓趙的左臂沒有，而且他還知道柳老爺的大名。」文卿聽了這話，皺了  
 眉尖，不免沈吟了一回。若飛早道：「姓趙的左臂沒有，這可奇怪了，難道是馬千忠的化姓嗎？」天仇以  
 手拍額，忽然說道：「這樣說來，事情有了蹊蹺，莫非猶龍哥哥就是這狗蛋害死的嗎？」陸豹道：「天仇以  
 睛，也高聲嚷道：『對！對！這狗蛋既把猶龍哥哥害死，故意再來欺信，也許他從中還要來搶妹妹呢！』  
 若飛道：『不過他又如何知道猶龍表哥和妹妹有這一頭婚姻呢？』文卿道：「咱們且不要議論，到雲房  
 去視察一回再說吧！」於是靜真師太伴到小萍打坐一間房中，天仇見窗戶仍舊掩上着，遂伸手推開了，  
 和若飛陸豹一了一跳了出去，見外面是個小院子。前面有塊矮圍牆，沿牆植着許多樹木，葉子兒被風吹動，  
 奏出細碎的響響。若飛在月光之下，忽然瞧到牆脚下遺有一物，奔上去拾起一瞧，見是一隻弓鞋。這就喊  
 道：「爸爸！爸爸！」文卿在屋中聽了叫聲，遂也越窗跳出，問什麼事情？若飛把弓鞋遞過來，說道：「  
 這可是妹妹之物嗎？」文卿道：「我也不知道，這是要拿回家去問你娘的，不過照事實說來，那當然是你  
 妹妹的東西了。」說着，把手向牆外一指，於是四人縱身飛上牆頭。祇見牆外東西有兩條路，靠南是蓮花  
 庵，向北是一條小河。文卿道：「向東是什麼地方？向西是什麼地方？」陸豹道：「向東是江家莊，向西  
 是黃葉村。」文卿暗暗唸聲江家莊，點了點頭。說道：「咱們且進庵裏去吧！」說着，便從牆頭上輕輕跳

